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八

董文驥字玉虬號易農江蘇武進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江南道御史有徵泉閣集

封建論

一

送于給諫內陞序

二

錢氏三世家傳序

三

嚴平子集後序

四

逍遙樹軒說

五

明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公傳

六

明進階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伯父聖臣公神道碑

七

施閔章

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任江西參議裁缺歸廩照己未舉博學鴻臚科官翰林院侍讀有學餘堂集

練中丞金川集序

十一

陳總戎戰功紀畧序

十一

王山長集序

十二

邢孟貞詩序

十三

永甯縣治記

十三

七忠祠記

十四

陶桓公讀書臺記

十四

遊龍洞山記

十五

白嶽游記

十六

盱江諸山遊記

十六

李忠肅傳

十七

蓼庵田公傳

十九

汪覺非先生墓誌銘

二十

顧貞譽先生墓誌銘

二十一

唐夢齊

字濟武山東淄川人順治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有志堂集

丁洛涓給鍊疏案序

二十二

張樵嵐囊餘錄序

二十二

明大學士少保張公傳

二十三

林鐵崖大參傳

二十五

周茂源字宿來江蘇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處州府知府有贈靜堂集

王子武詩彙序

二十七

贈尤持之序

二十七

贈謝令夏序

二十八

盧紘字元度號澆巖湖北蘄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蘇松督糧道有四照堂集

弭盜議

三十

戰守議上

三十一

戰守議下

三十一

郝浴字冰滌直隸定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廣西巡撫

錦屏山致遠祠碑記

三十三

徐作肅字恭士河南商邱人順治己丑舉人有偶更堂集

南園詩彙序

三十五

壯悔堂文集序

三十五

贈陳中軍序

三十六

成御史傳

三十七

國朝文匯甲集卷八

封建論

董文驥

周封八百而鼎隱莫能問。秦孤立而窺關呼澤者一夫。漢弱枝葉而權移外戚。革命權奄。唐宋以虛器羈子弟。而王孫啄於白鳥。哀於北轅。故陸機曹固劉秩胡寅諸人以封建為是。漢初樹七國而裂眦四起。晉恣八王而相魚肉。唐驕方鎮而失河北。故李百藥魏徵柳宗元蘇軾諸人以封建為非。顏師古則曰。眾建諸侯與郡縣雜治以相維。杜佑則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歐陽修則曰。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故封建之是非莫能定。予豈有過於三說者而置論哉。賈生論過秦以為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蓋制法者始無弊而終不能無弊。權其弊之大小以為救弊之法而已。權於封建郡縣之弊。知郡縣之弊大。封建之弊小。權於同姓異姓並封之弊。知異姓之弊大。同姓之弊小。弊大者弊不可以救。弊小者弊猶可救。然或矯其弊而過之。則其弊終不可以救。何以明其然也。鑒於明之前事而知之也。夫唐宋以仕尚矣。元初分部西北為行國。或控西番為食邑。又竭鈔帛以給之。其後則貽穆如。唐宋時無足議者。明初大封同姓。外為遼為甯為燕代為谷為秦晉慶肅九王。碁置三垂。翊以元侯宿將。三秋耀武。旗幟交乎萬里。內為齊魯。周趙楚蜀湘

潭唐鄧岷韓伊潘十六王犬牙錯乎列郡各牧馬數千護衛萬六千然皆衣食縣官而弁兵有律奪祿有律奪爵有律其餘吳越閩廣名城大都不以封磐石既隆而無五大在邊之憂此其始無弊之法也迨其終也髓髓莫解矯而弱之一弊於燕而勝再弊於谷於齊而敗又弊於實籜於震濠而皆立敗以至懲莫吹齋護衛不設有朝見告而夕下請室者商孫不億百口仰食有老而鰥共逢分餅而居食者於是魚書狐呼之徒奪白挺而七廟墮禍烈於沈坑曾無維城以為之固響使有漢之雄怒塞旗冒矢石於行間有燕之知勇披荆沐露以收餘燼不猶可以救弊而未速亡歟且夫齊黃之釁所謂寬之過制急之不漸使嚴其防以為之制少其力以漸則海內之勢使如臂指故曰侵弱愈於殄祀土崩痛於凌夷蓋郡縣弊而土崩其弊大封建弊而凌夷其弊小異姓封而殄祀其弊大同姓封而侵弱其弊小粵稽晉鄭是依東遷不墜諸姬既盡戰國始分燕衛後亡苞桑終繫苟有宗衮天潢起朱邸而主神器推本言之玉步猶未改七鬯猶未移王社猶未屋不猶愈於土崩殄祀而莫之救乎哉彼夫尾末之憂非體之尾不可掉也殊本之末必將折也同體之末同本之尾則猶百世之支也是故漢高明祖非不知後五十年東南之有反者也非不知其孫之不克終也然其始不欲爾吳而滅燕者非其力不能也以為滅燕吳之弊大存燕吳之

弊小。惜乎矯枉過正。以至於亡。故明之亡也。類秦。其所以亡也。類漢。皆由失其救弊之法於終也。若其始封異姓。列爵惟三。有僇爵。無分土。六公二十八侯。身死殖醢。子孫流為萌隸。其後登封者。廝養。續封者。五公。雖入掌五府。作六軍。出為師中。堯漕綱。然不得與九卿事。如建武之高禮秩。以答元功。而不得參國議。蓋矯異姓之弊而過焉者。文網過密於前事。權過輕於後。後無震主移國之僭。前無五侯九伯之爭。此由權異姓之弊而過於矯也。由是觀之。封建之是非。可見於前事矣。其同姓之賢者。當錫之阮塞。綰轂之地。士馬甲於諸藩。隱然方伯。連帥。以夾輔王室。不賢者。當啓之山林。卑溼之邦。如古有正封。無廣封。以強本幹。以弱枝葉。其食租衣稅。糗糧芻茭。仰之大農。其吏民政治。進止機宜。稟之大吏。其憲典予奪。繩之宗伯。始也。建侯草昧。克展親親。可以無弊於前終也。板蕩亟而宗子維之。可以救弊於後。其異姓之賢者。攀鱗附翼。世將呂伋。以獎其忠。不賢者。鬻繒屠狗。不任阿衡。以全其命。誓河世且爵。刑馬世其祿。世其爵祿。而不世其土。斯可以矯異姓之弊。而不失之過。故曰。權其弊之大。小。以為救弊之法。此之謂也。若夫非劉氏而王。功如韓彭。親如教紹。而不免焉。明以六王為謚。而無實封。權於異姓之弊。大故也。

送于給諫內陞序

人主寄心贅於三公九卿。寄耳目於諫官御史。而御史之巡方於外者。復寄耳目於刑官。蓋公卿之與諫官御史也。立乎廟堂殿陛之間。而與人主可否天下之是非得失。是為心贅耳目之攸寄。心贅正而耳目明。則人主利。人主利則天下受其利。若為刑官者。操一方之吏治民命。以致巡方御史之舉劾出入。是亦為耳目之攸寄。耳目明則巡方御史利。巡方御史利則一方受其利。故士之未得為公卿者。上則為諫官御史。次則為刑官。諫官御史任天下之重。而刑官任一方之重也。若我寵河于公。始由刑官入為諫官。今由諫官復入為卿貳。此非利一方而利天下者哉。其始為刑官也。朝廷銳意治安。巡方之使歲出一方之吏。賢者某某。否者某某。一方之獄不辜者幾何。不經者幾何。公為之耳目。而攬轡澄清之効立奏。所謂任一方則一方利也。其入為諫官也。朝廷優答狂愚。未嘗以言得罪。公於天下之事之小者。小言入而小利。天下之事之大者。大言入而大利。蓋得公為之耳目。而明目達聰之路益廣。所謂任天下則天下利也。公今者且入為卿貳。爰作心贅。坐論於三能之地。則君心正而朝廷無不正。作而行之於六官之職。則五事修而入政無不修。蓋耳目之官利天下以言。心贅之寄。利天下以道。利以言。天下受其利。而知所利。利以道。天下受其利。而不知所利。夫能使天下不知所利。則利之至而公卿所以為人主之心贅也。然吾



則已於公之為諫官為刑官時而早定之者則何也。蓋凡毛鷲鷹擊之吏不可以為公卿。而忠厚明敏之材。雖為小臣。而大臣之器已備。公之為刑官為諫官。固未嘗以鷹擊毛鷲為耳目也。則其為公卿而以忠厚明敏為心膂也。可以早定之矣。昔于定國以治獄才高。舉侍御史為廷尉。而決疑平法。尤加慎審。卒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大錄萬方之事。史止紀其議論明習。而吾獨謂其才已具於治獄慎審之時。漢史未及深論之耳。公之不以毛鷲鷹擊為耳目。此與定國之治獄慎審頗相類。則推其忠厚明敏者為心膂。自當如定國之為御史大夫為丞相。而其才已無不具。吾之早定公者以此。故知士之為刑官而能利一方。必其為諫官御史而能利天下者也。觀於公。蓋徵吾言之不誣云。

### 錢氏三世家傳序

朋黨之禍。人國也。烈於明季神熹之際。而其黨局則兩變。其始也。相攻在政府。政府之小人。媚宮掖以搖國本。君子以去就爭之。則水火不相濟。其既也。相攻在宦寺。宦寺之小人。喉政府以翼金虎。君子以死生爭之。則薰蕕不同器。當時諸君子。鄒趙顧高樹的於前。趙錢孫李指目於後。所謂錢吾邑尚書梅谷錢公也。然實由公父御史啓新公為之前焉。故諸君子中。要以御史公尚書公父子為之魁。自江陵挾師傅登

翰音。為戎首而鋤異己。繼之枋國者。率以蘊藉保位。外寬內深。陰排善類。政府有三王並封之揭。公為御史。則有建儲奪嫡之疏。有丞相再立之疏。以攻之。而御史公能政府有福王愛子益地之請。尚書公方為御史。則有宸濠尾大輔臣容悅之疏。以攻之。而尚書公罷御史公之罷也。無錫吏部郎顧公先以忤政府去。修復龜山先生東林書院遺址。講學其中。延御史公為都講。天下清流翕然。羣小遂目為東林黨。然御史講學不輟。尤善易。但言易象。不言易理。加二十五年。無大過焉。尚書公之罷也。御史公教之曰。汝為東林之卵。憂其不完。又履北地之尾。安得不唾。吾誓墓矣。汝其罕讓乎。遂終御史公之身。不復出。信乎是父是子哉。此政府之小人。媚宮掖以搖國本。而御史尚書兩公。以去就爭之者也。神廟之黨局也。尚書公之罷而復起也。逆閣以刑餘周召。而薰轅衣冠。附之枋國者。率累若其印綬。甚於長沙之阿劉瑾。公列九卿。具疏攻之。首論魏進忠。逆折其機牙。次及魏廣微。并翦其羽翼。身擢兩魏之鋒。橫被四凶之目。而尚書公再罷。然方兩公之初罷也。黨籍立宣政之碑。偽學巖雒閩之禁。往往朝拜杖。夕拂衣。當路相慶。乃得躡泗耳。迨尚書公之再罷也。番門若虛之獄。往往囊三木。具五刑。後亡者僅耳。此宦寺之小人。嗾政府以翼金虎。而尚書公不惜死生以爭之。僅而免者也。素廟之黨局也。黨局兩變。而二公父子實與鈞黨相終始。逮乎

國是日非。淪胥以亡。急而求之。尚書公猶竭白首魁艾之忠。仰屋而籌兵食。以支庚癸。卒之勞臣志士。以死勤事。而一木不能支厦矣。豈非朋黨之禍人國乎。尚書公長君仲子以迄曾孫。先後登賢書。而仲子刑部吳瞻公尤能以循吏世其家。嘗與予同與御史之考。

世祖皇帝親試之於西苑。於太和殿前。於乾清宮門者也。家不聞萬年之教。故服官不諂。門有萬石之風。故居家惟謹。以年至罷。尤與乃祖乃父難進易退者相望。人始信東林有賢子孫云。予既獲交於刑部公。公之冢孫昌祚。又從予學。因為叙其家傳。以為史館傳黨錮者之徵。

### 嚴平子集後序

余同年劉侯。以所梓嚴平子集示余。俾書其後。余觀世所傳諸家之文多矣。昔人謂達者之文難工。窮者之文易工。余謂難工者工。則易傳。易工者工。而難傳。蓋窮者恆待達者之力。而後傳也。自昔世方右文。漢有寫書之官。唐有購書之令。蒐採公卿貴人以迄布衣之士之述作。輯而藏之。甲乙丙丁。各異其部。載在藝文志。四庫書目者。數萬家。即亡其書者。猶有其名。傳之。暴易易矣。吾意公卿貴人。高文峻筆。春容典冊之作。爭傳誦焉。即布衣之士。窮愁著書。亦何難自見於世哉。而事有不然者。以余所

考。羈愁草野既工為窮者之言矣。恆患文彩之不彰也。而望先達有力者為之揚其側表其幽。然後炳當世。耀來茲。故王右丞見孟浩然於人主之前。韋左丞誦杜甫佳句於百僚之上。顧况延譽於樂天。昌黎東帶於長吉。是皆待達者之力為之表揚。而後窮者之文傳。可謂難矣。又其甚者。未傳於達者。而傳於女子小人之口。賦以狗監。遊曲以貴主。進才子得名於宮禁。詩人爭價於伶工。其傳愈不足稱。其難愈甚。豈若達者之文。無所待而傳。即以副京師而懸國門。較易易哉。夫當右文蒐採之世。而窮者之文。猶待達者表揚之力。或借女子小人之口而傳。則窮而工者之傳於古之難若此。流及近代。上之無蒐採之官。非自鏤版。則不行於世。下之達者。或僅表揚之力。而又詩不被管絃。賦不徵才智。無由入女子小人之口。非互相標榜。則不得知名於時。是二者。尤達者所易。而窮者所難也。於是公卿貴人。文日益富。則若和凝梓集百卷。以行於世。稱作者布衣之士。飢寒困踣之不暇。不得抄繕剞劂之資。文雖富。不知名。則窮而工者之傳於今也。益難矣。然其間卓然不朽者不乏人。謝榛以布衣稱大雅。盧梅徐渭起徒中名。益顯。余仲蔚家居巽約。以文行重天下。則何哉。良由王元美李于鱗袁中郎諸人。或後先推輓。榛於公卿間。或飛書勒邑吏。具筆札受梅所著。或檢渭一編於惡楮敗煤中。稱為有明一人。他若仲蔚以甌酒具器。鬻其文於生平。

而大賈程子行捐一歲入。梓其集於身後之四子。可謂窮而工矣。非諸人則榛與枘。且不得遊王門。渭之名終不出於越。仲蔚之集不表於後矣。其得傳至今。諸人之力。雖賈人之力與達人之力。並稱可也。今平子之窮而工。不啻四子。劉侯達者之力。不啻諸人。劉侯令於楚。知其文。俸於吳。梓其集。官不過再命。俸入不贏百。廉不受一錢。非有廢著之富也。而顧捐費中金。謀梓人。又不啻良賈。藉令劉侯官益達。力益大。有不如昌黎諸人之表揚。幽仄。誦之百僚之上。引之入主之前者乎。豈猶有窮不得傳。而借女子小人之口以傳者乎。嗟乎。平子固楚才。匪劉侯則行吟搖落於江潭。其文之散亡磨滅者十八九。誰為鏤版而標榜之。勒成一編。垂世行遠也哉。是故聲附青雲而施行。附驥尾而顯。平子文雖工。待劉侯而傳。信乎窮者非達者之力不傳也。天下之窮而工者。匪一平子。天下達者之力。什百劉侯。顧其智盡出劉侯下。即無論遠出昌黎諸人。近出王李諸人下。而更出賈豎女子小人。貴主優倡。宦官宮妾下矣。夫達者負其力。使窮者負其文。而求傳於賈豎之手。女子小人。優倡貴主。宦官宮妾之口也。可勝道哉。余因書其後。以貽劉侯。若平子詩若文之工。劉侯論之詳矣。不復云。

逍遙樹軒說

南鄰之庭。有大木焉。其幹十圍。其枝八九仞。而陰庇其所。賴然其中。空心容蟻穴。蠹

而軸解鄰人炊桂而木幾死會習戰昆明吏將伐為樓船而木又幾死子以其望予  
衡而其材不中檣櫓也脫諸吏請諸鄰人木之喬憇條靈而遊予目者乃有年子曰  
此莊生所謂無用之大樹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卧具下而以無用為用者乎使其不幸也陰陽中斤鋸曲直中規矩輪囷中繩墨離  
奇中雕鏤青黃刮摩重錦片花上為萬疾器次為萬斛舟而天其天年矣是木之不  
材而以無用為用者乎然使其又不幸也縮枝拳曲而無標橫枝擁腫而無陰大枝  
落角而摧牙小枝膏流而液搗不及子之居高明而遠眺望也不為舟將為薪則芟  
則折則披枝則批根而終天其天年矣是木之材而以有用全無用者乎之木也託  
根閭閻深於廣莫匠石不之顧樵蘇之不翦雨露溜濡乎春夏風雷戰爭乎秋冬而  
莫之傷其天年可云逍遙矣子之於之木也木寓生於子子寓意於木春莢夏莽貢  
童童於牖秋零冬號貧翹翹於几鬱若灌叢森若林樾來青於子目子方據梧而仿  
徨隱几而夢覺嗒焉無為亦可云逍遙矣然使子之終不幸也以材而遇於吾君吾  
相枉替以櫻其鱗則將蹈不測使子之早不幸也以不材而未遇於吾君吾相無寸  
祿以望其腹則將衣食於奔走又安得逍遙乎鄰樹之軒而莫或傷其天年也哉然  
則子與之木蓋皆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而以有用全其無用以遊於逍遙者也鄰人

聞而猶然笑之曰。木非樹於若之庭也。若安得遊之。應之曰。足憐目。目憐心。盼庭柯。撫文卉。坐茂樹。解衣磅礴。盤桓乎美蔭者。足遊也。平望如偃蓋。仰望如虬龍。睹榮落而感四時。不出戶而入深林者。目遊也。樹之無何有之鄉。坐卧之無何有之下。望見之無何有之外者。心遊也。無遊之以足。而遊之以目。木何必樹於子之庭也。無遊之以目。而遊之以心。予之庭。何必有木。邨之庭。更何必有木也。且夫道者消也。遙者搖也。如水消而水不損。如舟行水搖動而不傷。是其所以遊者。在我不在彼。邨人聞而退。

明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公傳

有明北都之亡也。其君為社稷死而死者。吾郡錫邑有人焉。為翰林馬文肅公。速南都之亡也。其君不為社稷死而死者。吾郡錫邑有人焉。為中書舍人龔公。乙酉五月。我師平江南。金陵瓦解。乘輿跳從。方鎮軍諸臣或亡。或降。死者三數人。廷祥奮曰。死國吾志也。吾降乎。諠不以一身事二姓。吾楚龔家訓也。吾亡乎。雖間走行。在知不濟也。同年生有止之者曰。子官不過七品。仕不過暮月。古者朝不坐。燕不興。雖王事不多殺。位卑者可以無死。廷祥不應。有謾之者曰。君蹈火。吾鬼爛。君蹈水。吾魚腹。約相從死。廷祥則曰。死國吾同志也。旦日。冠進賢章。灘鴻橫銀帶。佩綬曳鞵。過諸武。

定橋圯上。其人乃黃冠故鄉服。廷祥亞然。遂北向拜者再。起而謂之曰。爾纔須臾。即吾逝矣。語脫口。足超橋柱。溺淮河。與汨出。或見或否。不膺騰。其人概裳濡足。援之。猶從波中揮手謝。而後撒波與齊入。援者及諸波中。形神離矣。然裳衣成劑。吻無淖泥。鼻無噴沙。中額類水解者云。時五月二十三日也。廷祥為人忠孝性成。而又搗梁師友之學。少遊馬文肅門。為諸生。文肅目以國士。晚成進士。習文肅訓。以身許國。甲申。需次里居。聞文肅殉節狀。為位哭。諸寢門。想魂招之。上下四方。哭斯歌。歌斯踊。以君亡師亡。而身後亡自矢。故能臨大節。而從容死國。守其素志。卒與文肅衣冠雉經於堂。賊過其門。而羅拜者等。死前夕。遺書誠子。惟慈母是慕。略曰。節不成。節義不成。義正月出門。愧母絕裾。錫之寵命。鸞詰狄服。移孝作忠。死事食祿。有孫奉母。守身無辱。蓋其於君親間。有兩難。而各至者。少侍母疾。為血書減齡。以代翼日。瘳未成童。父刻燭命題。應聲曰。燭能照人心。盡而身完矣。竟如其言。友幼弟提之成人。厚姊妹不忍其死。教子女以義方。故知其忠義孝慈。悌友天性也。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世耕讀。庚午補縣學生員。越十年。中崇禎己卯鄉試。越五年。癸未會試。中陳名夏榜。進士。越二年。乙酉。官中書舍人。任踰月死。

董文驥曰。吾始異廷祥之母在而致身。及讀其絕命之詞。知其得絲綸以顯其親。而



後決也。烈於衣帶贊矣。每飲二泉。泠泠然知其地多清流。語云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錫邑自文肅而前。又有高宗憲公亦死止水。何廷祥前後合符耶。因過秦淮觀其所自湛淵。節屆五月。徘徊誦懷沙太息而去。

### 明道階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伯父聖臣公神道碑

有明自萬曆中葉。流及啓禎之際。邊腹交訌。師老於疆。財匱於藏。既無救時之相。能如成周之公卿。出為將率。通制國用。又無師武蓄聚之臣。筭會計。簡軍實。折衝樽俎之間。戰勝廟堂之上。蓋由承平積愒。寬則養議論之名。急則用耕戰之實。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故實用之才。終不可得。夫國之用人。必先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君子之為國用。必有君子之德。而又有君子之才。然德或可附以虛名。而才則必試諸實。用苟無其才。不能精心計。而壯謀猷。有其才矣。小人或視之於前。或欲曲殺之於後。於是才者不用。用者不才。以致將不知兵。兵不足食。而國日貧弱。此匪獨其人之不幸。而國之不幸也。萬曆中。邊事旁午。神宗發帑金二十萬。犒師。廷臣莫敢行。是時公為中書舍人。以閒曹請行。天下壯之。書董某姓名御屏。署為添註兵部員外。公行出關。渡凌河。歷松錦。抵遼瀋。輾轅塞垣間。慰問乘障老卒。陰察噓喏宿將。遼左數千里。如在目中。至則鈞頒欽賞。宣諭朝廷。念征東將士良苦相勞。三軍驩騰。披緘馬復疏。

言遼事六難。將多難調。兵弱難用。餉久難繼。敵驕難制。地險難攻。助寡難恃。而在  
當議者亦六。關隘當守。儲待當備。防禦當周。運餉當饒。驛遞當恤。優恤當亟。又申言  
六難之首。大帥尤難。如唐九節度師圍相州。以郭相不能統率而潰。語具明史。時東  
江領帥毛文龍。懸軍皮島。以制敵自詭。朝議廢之。且披抉其冒首功級。公前奉使諗  
其事。謂以一葦渡海。攻取不足。以偏師犄角。牽掣有餘。無何。毛帥被傷。而遼不可為  
如公言。天子前既識公名。益以公知兵。實授武選司為真。制詞曰。曩以中翰行邊。猶  
策遼如指掌。况今中權所稟耶。理公前疏也。遷職方司郎中。武選法墮。決而疏之。薦  
起名將杜松劉綎。始條改州縣練兵官為欽。依曉悉尺籍符伍。指授方略。師出以正  
而能應變。尤絕苞苴干請。必以律職方故事。總兵官簿疏。走狗賀金萬。皆珍好。故語  
云。奇貨聚職方。然無敢窺公門者。罪并周青海。屬貴人求贖。公寘之法。折并賈祥。援  
違抵通。脫甲釋冰而踞。詔治其罪。樞臣又莫敢行。公以樞郎請行。入其軍。宣諭切責。  
無敢譁。膠致祥文。諭其眾。信以丹青存活而定。時兵事日亟。談兵者閤闕下。爭號奇  
材。劍客妖人方道人。大言解飛日千里。窺服匿刺人頭。言官姜耿交薦下部。公持之。  
謂王莽猶知通身環紐。大鳥翮翼者。飛數百步。階才可用。是妖可斬。竟無驗。然朝議  
以此杓鑿言者。爭齟訖之。公移疾歸。此公實有知兵之才。小人或視之於前。而不能

竟其用也。啓禎之際，中外煩費，象人石田而財賦竭，浙為大藩，積欠七八十萬，公以天啓七年冬陞本省左布政，入覲還，以崇禎元年秋任，前任積欠，公任積借，借解如織造京庫銀單折銀。天啓四年未完漕折銀，陵工銀，京邊遼餉白折驛站馬價顏料軍器蠟茶歲段胖襖榜紙生絹銀等項，借支如閩寇防兵海颶隄工，本省額設如文武科場新紅公費馬丁俸鈔解戶紙劄工食等項，借在官欠在民，民欠更赦而民已無可補，部額考成而官更無可借，兩年間左支右梧，度支仰屋，多見二毛。比庚午外計入覲負賦課殿，陽羨枋國遂以夙嫌罷。陽羨者周延儒也，延登三公，內深刺骨，熏餘天下，尤甘心微時邑子，睡此，纖芥必報，其銜公也。自為諸生，公已登賢書，都講崇法寺精舍，介常州府學博，顧公大章求此面，公早辨其奸，揮屏之，顧亦服公知人及其鼎貴，又以事屬公，即前罪弁也。公復不能撓法宥，為怨府矣。伺公上計殿課，勒公留京聽勘，公詳具辨，揭投部，如前積欠借諸條云云，欠非職任，借非職罪也。部據公揭覆上，陽羨奮筆，票擬侵欺嚴究，內批改票者三。陽羨堅不移，出語人曰：董某命懸我手，我報若首身分離，公世僕，殷輅及事予，為予云，思宗忽顧某所，某屏風有皇祖御書，董某姓名字不滅，問舊監知狀者，立抹拭，著致仕去，其事秘，內監洩，天語聞，驗公之罷歸，天幸也。此公實有理財之才，小人或欲曲殺之於後而不能竟其用也。嗟。

乎。以公有君子之才。若此。使內用之為本兵。必能辦賊。即外用之。久為大藩。裁闕狹。與民假貸。牛車擔負。輸租襁屬。課必更以最。奈何才者不用。徒聽鐘聲。而思武臣。聽等。至蕭管之聲。而思畜聚之臣。又何及哉。公前成進士。以萬歷丁未高邑。趙忠毅公南星。讀公卷論事。剴切。書法勁正。擬擢狀元。閣議摘一字。搯爪痕。置三甲。傳臚。忠毅期公館選。公不就。越二科癸丑。陽羨乃得狀元。夫國家以元魁館閣。儲才於數十年之前。然後得宰相之器。於數十年之後。嗟乎。以公有君子之才。若此。使前大用之為狀元。後大用之為宰相。用之理財。必不為介甫之國服。用之治兵。必不為次律之輕戰。不為輕戰。必為文靖之卻敵。不為國服。必為鄒侯之轉輸。二者皆非細事。憂邊甯得力於馭吏。錢穀不可問之內史。數十年後。救時良相。非公其誰。奈何失狀元者。孤於外官。而不用。得狀元者。竊將相而用之。公罷歸九年。而陽羨以樞輔督師。敗軍國大計。徒令勞臣志士。袖手蒿目於前。而覆餗輿尸。徒令翰音鼓妖。咀藥加劍於後。由是食盡兵罷。國貧國弱。淪胥以亡。公雖身後受知人之明。而國事何嗟及矣。此所謂才者不用。用者不才。乃以不才用。而致亡國者。即後之小人欲曲殺公者也。然又由前之小人或棍之。故不得大用之為救時之相。匪獨公之不幸。而國之不幸也。公既師忠毅。而友顧太僕。皆東林君子之眉目。所謂鄒趙諸公。然公雅不欲附清流黨人。

以自標榜。而滋以兵農自試。骨鯁為直。捐糜為忠。君子之德。然殺其身而無利社稷。且  
養議論之名者。或附焉。謀猷惟愷。心計秋毫。君子之才。然用其身而有裨人國。非用  
耕戰之實者。不能辦。公故為此。不為彼。公中萬曆癸卯科鄉試。丁未中。施鳳來榜進  
士。釋褐授中書舍人。丁內艱。服闋起補。遷兵部武選司員外。歷職方司郎中。病歸。起  
補浙江布政司參議。歷參政。嘉湖杭嚴兵備道。陞本省按察司按察使。轉布政司右  
布政使。旋陞左布政使。致仕。故事。郎中優陞卿寺。公既以齟齬歸。復起。隨牒平進。藩  
臬治浙久。皆有跡。浙人祠之。吳山號佛子。備兵則萑苻盜息。司臬則多所平反。蓋大  
刑甲兵小刑刀鋸。兵刑之才一也。公之才有實用。皆此類。公諱承詔。字鳴廉。號聖臣。  
祖洗流公。父鳳巖公。皆贈如公官。祖母趙氏。張氏。贈夫人。母趙氏。封夫人。公性孝友。  
尤寬厚。長者生九歲。而孤。當室擗踊。無童心。受書趙太夫人。自課其弟。上舍君承詔。  
夏夜焚膏不扇。納足甕中。避蚊蚋。年十九。入武進縣學生員。先是夫人梅氏。以家故。  
早嫁。婚禮。首服。皁帽。六齋。屬武。非秀才。不得角巾也。既婚。解梅嫁時裝。婚上舍。及貴。  
并婚從弟承誨。姊歸趙氏。有巧思。長齋。繡佛。依公。公兄弟晚節。皆無肉果。好施。囊空。  
晏如也。方公為孤童。族人凌而速之。訟公。叔景巖公。提兩姪。質諸縣庭。得直。及貴。具  
人後恭。公忘之。叔致。贈紺營。墓甚力。不忘也。公生於萬曆二年。卒於崇禎八年。年六

十二娶梅氏封夫人。妾徐氏男三人。文驥文驎皆縣學生員。文駟夫。妾張氏女三人。歸吳見思錢鏐賀國瑛孫六人。元亮次元愷中庚子科鄉試第十名。選人得知縣需次計偕。公車未上。以詩詞名世。次元智元惇元怡元恪曾孫八人。璟琬瓊琮瑤瑤瑤班公故廉吏子孫多葛衣負薪者。竊疑青烏術家多言人禍福。予與公同曾祖為從父。曾祖洗流公也。墓城南茶山。景巖公。子祖也。附馬龍迴虎伏。當致天問。董氏自始祖諫議公而下。科甲蟬聯。近以公與子仕宦巧拙相較。予廷試卷已擬第一。後抑置三甲。與公同行。人中書官略同。予受知。

世祖皇帝南苑 賜茶 勅送夜歸近以書名識今

皇上詳問。歷官為人。廷臣交口薦之。曰：人言疎散。頗能讀書。載武闈奏對。與公之名。列御屏。同予為行人。遭時相某公。某公所忌。嗾人中以考功語曰：性成曠達。學負時名。為御史。彈學臣私史。及天變應 詔請復。

世廟舊章。俱遭當國者忌。卒一麾去。以病免。與公之或祝之。或欲曲殺之。幸而罷歸。又同青烏之術。其驗乎。公前以渴奠。因測舊穴。或非高敞。元愷然其言。將改卜。新阡乞予書其墓。燧之碑。予以幼學及識公。公時里居矣。為人犀角廣額。鬚頰鬚鬚。具大人相。課予文與之提攜。手書先君曰：吾弟子頭角嶄嶄。善教之。必成令器。嗚呼。可感。

也銘曰

祖之兆也。克昌自公。公之兆也。子孫其遂。後有君子。又何傷乎。小人也。當與公同。

練中丞金川集序

施閔章

中丞練公集凡三鏤版茲復為版行之以往者木朽工竅文字脫誤也集本二卷後人取檄移故牒附會煩蕪屬友人為之彙括存雅馴也刻之者知淦事高君以公故淦人官斯土者之事也集既成序曰嗚呼中丞之事世莫不知其鄉之樵夫牧豎具能道之余庸何言當時坐公難死者百五十一人謫戍三百七十餘人其受禍也烈滋累也多然未及百年郡丞王佐觸冒忌諱收輯遺文以俟表章其後或立祠血食或速求苗裔淦峽交爭以公為邑重公之後裔一至自德興一至自長樂若造物者為之位置有司為復其家俾奉祖且是何疾風震雷挫折之餘人心嚮慕感動勃然若江河之不可遏與夫義有分定事有難言齊黃諸公任用李景隆喪師僭事公既廷爭請誅景隆及紀善周公是修等指摘政府他人猶疾其詬厲公引咎曰國事至此尚怒言者乎度公之心非徒視死如歸即九死尚有餘痛余讀史至此輒廢卷失聲不待其裂皆天門舌血書地而後見其氣吞日月揮斥雷霆也公嘗謁余忠宣祠慷慨以國士自命蓋其志趨已早辨矣世以謂死事諸臣自洪宣迄隆萬雖蒙赦宥未加顯誥為義士所憾至今入其祠過其墓指其墟墓皆歎息流涕稱為練忠貞亦烏在乎易名之及與不及也悲夫悲夫公為文炳朗朴茂竝散逸十不存二三自言



嗜太白詩。觀其玉山東山諸作。往往似之。向使無革除之難。簪筆論思。黼黻太平。盡發其所蘊。積累編纂。豈不卓然成一家哉。公既不以文重。而其文不可磨滅。故釐正成書。附以遺事。使後之誦且讀者。得以尚論其人焉。此予之志也。夫。此予之志也。夫。

陳總戎戰功紀略序

覽古命世之英。多歷試於艱難。而後成天下之庸。功當其窮。處困踣。幾不得苟活。與傭販者伍。及功見名立。天下以偉人歸之。說者謂有天幸。要非其智深勇沈。經百折。出萬死而不挫。則尺寸不能以倖成。譬若榱桷松柏之材。天固老之以待用。向使其才不勝任。則彫急雪而殞崩崖。其不為槁莖腐草者鮮矣。陳公贊伯之以戰蹟顯也。余舊聞而偉其人。頃故人高使君尚孚。分巡溫處二州。說溫鎮陳將軍不去口。既相見。抑抑禮讓如儒生。語及戰陣閒事。惟上稱頌。朝廷之福。親王貝子督撫將將之。能及師武臣之力。無一語自伐。請至再。乃出紀略一冊。夫功業待時而建者也。勇略不待試而具者也。公安岸木過中。人生而雄武。有畫地為陣之意。明末寇大擾。其先公蒙難。憤不共天。聚鄉人殺賊。殲其渠。羣賊必欲得公甘心。公脫身獨走。衝虎豹。披榛莽。飢三日夜。至生啖野蕨。肩墮臂井深穴中。伏匿得免。可謂萬死餘生矣。然終不肯黃項老腐下。轉徙川蜀。國家拓定蜀土。仗劍效順。累功。剖授都督同知。食書公。

始以敢戰聞。久之。部補協守杭城。會滇閩構逆。溫處連陷。金與衛且剝膚。督府大中丞李公謂公才可大任。親王貝子試可。決策推轂。一二歲間。大小三十餘戰。卒復溫處。而綏靖金衛。遂以總兵鎮溫州。當是時。賊眾所在數萬。東陽義烏之間。蠶食豕突。而金衛故浙西門戶也。溫處又所以屏翰金衛而閩海之衝也。公料敵策勝於處。則先奪桃花嶺於溫。則率其子紀先破石塘。皆二郡最要害處。要害既奪。迎刃即解。二郡遂平。公既負勇敢戰。數以寡殲眾。直搗中堅。或仿陰平入蜀故智。騰鳥道。繞出山背。皆身先士卒。或免曹冒矢石。大呼而入。閉手舉一礮。推鋒折毒。應聲而倒。賊望之披靡。呼為陳鐵頭。及其師旋。則又以身殿。全軍無恙。昔人有言。使遇高帝。萬戶侯甯足道哉。提聞。

天子大悅。於是以左都督加世職。有一拖沙刺哈番之命。公感涕霑膺。未嘗不追痛出萬死而重被國恩也。客請書其本末。乃略紀之。以勸有功。以示後裔。且誌諸王督府之知人善任使也。功臣宿將。多漁獵子女玉帛。以侈娛樂。公懲念少賤。化儻不置。歌兒舞女。戢部曲。無淫掠。又多方從他將贖釋俘婦。嗚呼。豈非所謂智仁勇廉者哉。余重公之為人。故就公談。悉具列戰功。備國史闕遺。以遙歸。不暇請爰叙其略如此。

王山長集序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逢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間有負才好。事者。踟躕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為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俛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游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伎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顛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為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為人也如此。嘗與予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為。故其為詩古文也。多自成杼柚。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版。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為憤時疾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鬱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埋谷。河海倒流。轟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為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汎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

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沈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為不得志也。

### 刑孟貞詩序

吾友刑孟貞卒。既哭以詩。又為文祭其墓。皆悲孟貞以窮死而悼其書未傳於世。蓋將身任劊劊焉。此故余與孟貞平生之言也。及抵石城。晤杜子于。皇顧子與治語及孟貞。輒愀愴。已而擊節稱快。言倉曹范正解俸版其詩。既成。逾年。陳子伯璣又版其所遺者若干篇。論次尤鑿鑿。自石城貽書。歷下曰。君雅善孟貞。益序之。余發書流涕。倉曹平生不識孟貞。其義至高。陳子布衣。倦游無所依。顧為好孟貞。惟恐其一言之不傳於世。陳子之於朋友。何如哉。揚雄著太元時。人無知者。獨桓譚數為必傳。曰。使後世復有子雲。必好其書。唐之詩人。子美蓋代。身沒近百年。其集始盛行。今孟貞死未踰年。江左之士。識與不識。皆能誦其詩。又有如范正。陳伯璣者。集而傳之。豈不真知己哉。孟貞生於石湖。為諸生。數年斥去。迸力於詩。身既無用。捨湖中菱茨。採米。不自給。嘗旅食吳門。南遊甌越。轉徙金陵。北固之間。吟咏益苦。故未老而髮白齒豁。至死不輟筆。其為詩以淘汰為工。以冲淡為則。以婉惻悲涼為致。其企而之峻潔也。若病暍者之思清冷。其厭穢緇而引避也。若見羸豕之負塗泥而紉袖之蒙真土也。故

其詩清越無纖埃。人病之為郊寒島瘦。不恤也。觀其所長。則既與錢左司劉隨州伯仲矣。孟貞嘗謂余曰。剝盡今人面皮。斯成古人。讀其集信然。是役也。校讐者于皇與治伯璣。皆孟貞之論詩莫逆者也。

永甯縣治記

永甯之為縣也。始自元至正間。析永新勝業鄉地。而鶯峰玉筍諸山。盤錯如蠶叢。距郡最遠。壤僻以貧。供賦不給。明末縣治災。二十餘年不克復。吏皆奪民舍。莊君梯雲至。三歲始力新之。不請帑。不浚民。烝徒咸集。晷月以成。左為鶯峰書院。悉仍舊觀。邑進士謝君上舉。來數百里。以其圖謁記。夫君子之於民也。毋苟勞。毋苟逸。苟勞則擾。苟逸則窳。古之人有聽訟於樹下者。豈不欲簡易親民哉。而義取嚮明。南面而治者。所以明有等。示民不佻也。故為政者在予民以可親。不予人以可狎。甯固蕞爾邑。民社在焉。今使一邑之長。與黨門圭竇之祗。比戶雜處。執事無所尊卑。上下無辨。豈政體然哉。予參藩湖西。四稔矣。甯民之質訟者。不數人。甚矣其朴且簡也。莊君又治以無事。訟獄不作。賦稅克供。其民安之。謂邑父母不有其著。則吾儕小人。弗有其履。故雖興作。而民不為病。民之願也。宓子賤。宰單父。不下堂而治。在能取人。甯不乏二三賢士大夫。試以時詢其利病。梳爬吮嗅。政平事簡。其治綽爾也。然山民易馴。亦易獷。

甯北枕七溪南接鄆漢寶與楚茶邨相通處多盜賊數歲比水旱山谷僻遠其暴桀  
獷悍之徒或相煽為奸往往有之其日進父老子弟訓飭之以禮義俾先賦稅尚詩  
書敦本崇讓毋聽邪說阻聲教以推野相雄長謝君曰諾請書之乃作歌示吏民曰  
甯之山盤盤兮宅民以安兆民用歡甯之石齒齒兮人民以理遠人至止爾父兮爾  
母邑以永甯俾民淳古

### 七忠祠記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於其名哉而後人之悲思者往往  
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歧視聞風稱慕咨嗟涕洟不已者無他激於義  
動於誠而不自知其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為兵部  
尚書鐵公鉉禮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陳公迪刑部侍郎胡公孚昭都督簽事平公安  
都督府斷事高君魏東平州吏目鄒君華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  
嘗有事於茲土者也萬曆三十九年巡撫王公克繒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丁  
君志方謂平安就擒曾事文皇帝為大甯都指揮使及帝閉無恙始自經死故也嗟  
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幾危者數矣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墮節君  
子斥之若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百年陵谷遷徙臺使者始表祀

之得與七人之外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懼且勸哉。方文皇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卷箠。且暮渡淮。而濟南為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公時為布政司參政。執芻粟。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子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以身殉天也。余至濟南。問鐵公。給文皇入城。縣版幾中。即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歎息泣下。又聞公誓師水面亭。高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士甚眾。其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先是曾為山東左參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故七人者。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義之感人。歷久而不替也。自萬曆至今。垂五十年。地數苦兵。求拜其祠。而已化為芻牧之場矣。按祠碣。故有祭田。閔章請於臺使者。徵祭田二年之租。益以諸公之捐。案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秩卑。皆鐵公屬。舊附別祠於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甚。余謂鄭君嬰城死。子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饗之。隆其祠也。位則東西。侑昭具等也。廣其別祠為前楹。還其宇也。祠田在大明湖。凡六十八畝。歲租畝一金。有奇。以供祠事。可永不廢。王者怠失其業。履畝而復之者。為分巡濟南僉事陸君朝瑛。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李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陶桓公讀書臺記

塗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予按部至塗祭練  
公子甯祠已閉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為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  
郭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故里也於時霜露既  
降叢菊丹楓照曜巖谷水西居人煙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峯者杳不可即而歸然  
在望臺之勝以是為具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為塗產或偶過外氏遂  
留讀書邪公嘗運甓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  
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破滅羣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  
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為善讀書焉可矣史嘗其擁兵上流常  
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  
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為劉次莊戲魚池  
隄崩水涸戲魚臺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  
練公之忠生於塗水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  
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  
會不移時而姓名零落榛莽苟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即偶焉遊憩諸居之所閱  
千百年荒陬窮谷其流風餘韻追慕之不衰予登臨四望愴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



之君子。

遊龍洞山記

華不注龍洞。皆歷下諸山之最著者。華不注距城十五里。而龍洞之遠倍之。山寺盡燬。故遊者絕少。丁酉九月。余同嚴給諫子餐登華不注。因戒從者為龍洞之遊。會風雨中止。凡官於齊及東西往來者。十不得一遊焉。己亥夏五月。視學既竣。念不可失。龍洞乃偕藩使袁君參。臬陸君戎。帥劉君往。山皆積石。其西巖曰錦屏。丹壁蒼鮮。日月反照。爛若披錦。鵲巢蝙蝠多巢石罅間。一穴深廣。銜石甕二。不知所自始。今亡其一。無級可攀。避兵者繼而入。嘗活數百人。其東巖橫入山腹者為龍洞。洞口空明。可布廣席。稍進。則深黑。以炬行。乍俯乍仰。石乳沾衣屨。不移時。達於山之陽。余大笑曰。昔張公養浩紀遊云。蒲伏蛇行。幾死不得出。至比退之。登華山。今何易甚也。復入。達於山之陰。列坐酒數行。陸君詩成。子次之。劉君又次之。並書石上。劉有二歌者。操吳音。佐酒聲出洞中。繚繞木末。客皆盡歡。余復問龍潭。命土人前導。西北行里許。得之。石池泓然。兩崖壁立。舊傳潭深數尺。今視之。繞尺許。歲旱。橋雨軌。應宋元豐二年封。順應侯祠在錦屏峯下。有宋碑。是遊也。先二日戒期。次日雨。至是則微曦出岫。輕風在衣。山上下十里。礧壑聲皆潺潺。諸公適無事。能不辭遠。余為主人。劉君攜歌者。又

益以善酒。日暮而別。具遊之勝。惜乎山空無人。不能止宿。觀素月之照錦屏也。

### 白嶽遊記

齊雲巖之於黃山。若附庸國。稱白岳者。大之也。相傳世廟時。禱祀輒應。羣相尋於白岳矣。入山六七里。為桃花洞天。故邁逼仙棲真處。其下為桃花磯。夜聽水聲潺潺。深林中一燈熒熒。遠近明滅。愴恍物外。質明。躡級抵栴崖。石壁洞開。高可旌旗。廣可車騎。是為天門。其蜿蜒門外。戟髯向人者。栴也。石上有汪司馬伯玉銘。從天門虎巖至柳梅庵。見一山離立。若擎菡萏。心知為香爐峯。左右鐘鼓山如翼。雲氣氤氳。直通帝座。數折抵飛雨崖。得三姑五老諸峯。而五老為最。蒼顏素骨。後先列坐。中一峯昂首戴九松。若危冠。晞髮適從。奴荷素琴。命琴者高子拂絃。作梅花三弄。余亦鼓一再行。逸響崩雲。山上松風謾謾。傳五老笑語。鏗然響會。頃之。復有紫虛道人者。攜麈尾披鶴氅。導余登玉屏絕頂。則黃山天都峯縹緲來接。而羣山皆履帶下矣。日暮。仍宿桃花洞。客問何如廬山。余笑曰。珠簾飛雨。去廬山瀑布遠。而香爐五老娟秀過之。但少怪石。可為廬山小友。頃當移尺一報匡君也。然吾聞黃山三十六峯。出其一足抵白岳。而其境幽邃阻深。軒轅浮邱公得私為窟穴。遊屐罕至。人情之耽近遺遠。望崖而反。即觀遊已然矣。

盱江諸山遊記

盱江之山最麻姑。麻姑之蹟以顏魯公仙壇記著。山半有亭。驟聞風雨聲。颯然者。瀑也。源出西芙蓉峯。過石梁。垂為水簾。滙為龍湫。砰轉數百丈。忽分為二。夾練爭飛。左右稍異。俗呼雌雄。水下有觀瀑亭。瀑洶洶來。壓人龍湫上。百步有神功泉。出石底。土人取以釀。謂之麻姑酒。去此即仙都觀。祀麻姑。榜曰丹霞。小有洞天。傳稱王方平過吳門蔡經家。召麻姑會。今吳地志言其宅在朱明寺西。一名蔡仙鄉。而此山觀址。又相傳為蔡經宅。舊有仙壇記碑。碧蓮池。唐大夫松。今皆湮廢。問丹霞洞。久無識者矣。其稍近者為從姑山。從姑者。謂亞於麻姑也。三石聯屬。遠望之如側弁。稍近之如兩禿翁。其面為飛鰲峯。昂首虛腹。左半為天柱。縣巖作宇。甘泉窟焉。有舊刻云。前峯書屋。蓋明德羅先生父子讀書處。而明德聚徒講學。尤盛。壁上銘勒不可勝數。左百餘步。曰一線天。石罅中僅可通人冠。以飛梁梯巖而上。城郭江山。一目千里。西望麻姑。紫氣鬱然。而此片石礪砢突起。雙江似未肯相下。余謂其離奇蒼紺。有類武夷峯者。目之曰小武夷。客謂華子岡。僻與少人跡。幸毋得兩姑。失華子。故復有靈谷之遊。靈谷者。麻源第三谷。華子期仙隱處也。巖下大石丈許。欹側成門。是為谷口。上有石屋。曰仙巖。巖側石角有亭。曰倚雲山。霽溪光如在亭檻。時四山杜鵑花盛開。而巖石

堵立泉溜涓涓下。日射之楮然。謝詩所謂銅陵碧礪石磴紅泉者。髮髯近之。而或謂康樂所咏在撫州城西之銅山。嗟乎。陵谷變遷。丹邱滅沒。又安從而深辨之也。蓋麻姑以瀑勝。從姑以石勝。華子岡以石門勝。自此踰嶺涉溪。尋雲門寺。則境益闕寂。麻源之窟益邃遠。非杖屨所能周矣。

李忠肅傳

李忠肅公名邦華。字孟閣。一字懋明。吉水人。師事鄒忠介元標。每讀史至諸葛孔明。顏常山文信國諸傳。慨然流涕。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同父廷諫舉於鄉。甲辰成進士。知涇縣事。考蹟第一。擢山東道御史。巡按浙江。以剛勁忤時。屢蹶屢起。歷萊州分守。登州易州兵備。光祿寺少卿。巡撫天津。總督河道。兵工二部左右侍郎。南北兵部尚書。終都察院左都御史。遂殉國難。公敏練吏事。持大體。所至有異政。其被徵赴闕也。時國儲未建。福藩假請莊田。遷延宮闈。公懼搖國本。力引分封典例。爭之。并論戚畹。鄭國秦竊弄威福。頗觸忌諱。然福藩卒就國。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為護者所詆。公抗聲請攻道學。興黨錮。非盛世事。拜御史。即上書論邪正久滯。指斥執政及依附諸臣。蔽賢病國狀。請召還鄒元標。顧憲成。郭正域。及廢棄諸名賢。已劾南直學臣熊廷弼。殺士婦人。勦臣劉世學。盜擅國柄。蒙軍趙煥。迫逐總憲孫瑋。請法祖制用人。正官

方收真材杜倖門直聲大震大學士葉向高遇之朝房舉炬孰視曰今乃識李御史不敢忘公韋弦公嘗列啓事為政府規故也按浙江課吏上廉能即所舉無敢餽謝故事濟邊費取之贖錢不足則預徵郡縣以應公悉罷之曰獄未成而坐贖非訓廉也檄祭方正學于忠肅王文成諸先生聘禮其後賢歲大旱請賑未報可悉索公費買穀以賑中涓織造病民請停遣令有司兼領其事不報事訖引疾旋罹黨禍謫遷天啓初以光祿少卿召廷臣交薦公邊才拜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妖寇圍景州急公猝用奇兵俘斬數千人復景武郡滕諸州縣躬巡上海覽要害修墩戍復請募兵以固重鎮多建營房馬廐置戰守車械畢備又設軍市使兵不離伍商民以安事聞上嘉悅發內帑勞軍累賜公蟒服金幣後先加俸凡三級入為兵部右侍郎時楊忠烈漣疏逆瑞魏忠賢二十四罪中及南樂相魏廣微魏疑出公意熈所親疏斥邵元標講學語數侵公適工部郎萬璟以論瑞廷杖創甚公省視索饘瑞詞而銜之崔呈秀倪文煥等興黨獄欲盡斥清流先側目公號為老東林諷御史李蕃撫他事論劾勒令還鎮公乞歸養去逾月復因言者罷官明年倪文煥極疏妄詆事幾殆兩歲之間緹騎數遣士大夫接踵死公于士開憂形於色公慰之曰人生如寄所不死者忠孝耳崇禎改元閣黨誅詔復原官代行總督事陞兵部尚書遂請核京營兵失貴幸意

京營自于忠肅後。法盡壞。老弱與空籍半之。而董戎政者。勲臣子弟也。歲中兩操。更番相蒙。又倚中官相援。莫敢問。宿衛無勁旅。一旦有警。卒不可恃。公具陳。所以及任將。馭軍清肅諸事。且謂京營歲費米一百六十六萬。計虛冒二十四萬。三備兵營。尤冒占湖數。請急清汰。於是勲戚中貴震恐。募人補伍。增勝軍四千餘人。馬四百匹。營務稍振。而銜公者眾也。再疏乞歸養。不許。未幾。遵化報陷。鐵騎薄都城。公選兵繕械。區畫防禦。請列營近郊為犄角。而終以忤要人意。中蜚語免官。營務由此益壞。越二載。上御經筵。思公數曰。京營近來全無振飭。何似。李邦華任事時。蓋深惜之。公居里十年。己卯。起南京兵部尚書。審顧形勢。建議守江東。不如守江北。守下流。不如守上流。宜於滁和全椒間。屯田鞠旅。以固門戶。池陽開建。開府采石置哨。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請徐州設總督。宿重兵。通南北。為神京應援。不果行。疏論神宮監張其繆不法狀。按治伏誅。歲飢。賑活甚眾。又清出草場數萬畝。墾田徵租。以佐軍興。丁父憂。歸服除。詔起公。是時中外交訐。江淮震動。公聞報。即募勇士督援兵入衛。請專教直省督撫。傳檄海內。勤王為文辭。家屢訣家而行。已知時事不可為矣。大帥左良玉兵潰東下。圍皖城。索餉橫甚。公單騎入營。撫戢之。措給餉銀十五萬兩。且激以戮力殺賊。毋負君恩。受惡名。良玉感泣。申軍令。戮其部曲不率者。楊通成等四十三人。還所掠。

漕鹽艘五百男婦四千餘人勒兵還鎮。公在道。即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疏辭不允。召對職掌事。最久。上數目起公。故事。巡方復命。未嘗署下考。公執法請不時糾劾。凡巡方舉薦。首廉惠。有學術。知兵理財。各為一類。試而不效。罪及舉主。及申御史約束。嚴稽核。謫斥貪墨御史四人。革下肅然。甲申春。潼關陷。山右不守。上召對。數為泣下。二月。集廷臣定大計。公密請上居守。東宮撫軍南京。其略曰。方今逆賊猖獗。國勢岌。皇上身為社稷臣民主。當明詔天下。効死勿去。所慮東南渙散。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孝陵震驚。噬臍何及。臣見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做仁廟故事。撫軍南京。簡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輔弼。凡軍國大政。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撓。於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祖陵。固上游。不可緩也。疏上三日不報。又請定承二王。速分封東南。鼎建藩服。上覽奏。領之。示首輔陳演曰。憲臣言是。亡何外傳。上南還。上疑演洩其議。罷之。而公言亦寢。是時。聞賊蹂躪三輔。勤王之師不集。督師輔臣逗遛。日行三十里。公又請頒詔罪已。激發忠義。召天下督撫星馳入援。又狡賊奸細。多倚勦戚中官家為窟穴。伺宮府陰事。乞嚴敕勦貴覺察。而媼相之秉兵柄。紹珥之典神策。千古覆車。同一敗轍。議者欲用中官守城。此不可不慮也。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寇在門庭。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願盡出內帑。以供軍需。鼓士氣。諸臣

如袁繼成路振飛馮元颺。差有方略。力堪禦侮。史可法饒忠膽。南壁當專委之。疏上又不報。三月九日。甯武告急。大同昌平三日繼陷。羸卒子彈中官崇蔽。公知城之必不守也。望日至內閣。約請發帑城守。與首輔議不合。公唾而出。即督諸御史上城。集矢石拒之。或謂參輿必出狩。不則護皇嗣微行。宜留身以待。公痛哭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老臣撫軍分封兩疏。空吐血。今時已不及措矣。十六日。賊抵城下。移寓吉安館。文丞相祠。醉酒告文山。題詩矢志。又手書別倪公元璠。馬公世奇。施公邦曜。相期誓死。是夜趨大內。面奏機宜。不得入。十九日。城陷。公朝服北面再拜。更青衣角帶。曰。國事至此。臣雖死。當素服待罪。徐三揖文山云。邦華先生里人。當國難。無可報君。惟一死從先生地下耳。家人哭請遺命。曰。吾以身殉國。復何言。但未知上所在。勿殮吾屍。遂自縊死。是日。天子死杜稷。殉難二十餘人。公實先之。坐屍中堂。五日。顏色如生。賊羅拜曰。忠臣忠臣。梓宮出東華門。公始棺殮。年七十有一。始公家食時。嘗畫策禦九蓮山寇。興復白鷺書院。捐田餼生徒。復於郡城建依仁書院。與賢士大夫討論聖學。往還切劘。所著詩文六十卷。勤王北上時。自題曰留丹集。蓋決計以文山自任也。既死。衣帶間有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遺國不造。空負良護。臨危授命。庶無愧吾。



皇清順治十二年。賜諭祭。諡忠肅。

蓼庵田公傳

公田姓諱緒宗字仿文一字文起山東德州人曾祖三戒明嘉靖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與並諸生公為仲子少儻自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聚薪擁足讀書常達旦為舉子業務偉特成一家言試場屋久不中人或規以諧時歎曰虎豹之斑鳳凰翡翠之羽貴其文異也使吾文而猶夫人也烏用吾文為卒持之不變教授諸弟子有繩尺同里蕭侍讀惟豫初自童子受業輒以翰苑許之至今服其知人順治辛卯舉於鄉明年壬辰登進士除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迹先是民苦催科湊素公內外各置一簿核注盈欠吏不得上下手為奸其力役則按籍均徭罔困貧寡故邑處衝津而趨事無後期賦役一清麗水故仕國學校歸然冠擇山之陽昉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為石記亂後荒圯公至則新之會諸生其中講業課藝名曰麗澤大社由是人士益興於學邑有通濟堰蕭梁時所築障松遂兩溪水為四十八派灌田萬餘畝後大水決堰泉散土龜圯公單騎往視之曰創於昔而壞於今如吾民何躬奮鍤復堰民用利賴田穀以登初公將之官作筮仕自記一編歷援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為也至是出為政無一不如其言麗民歌之

曰。邑侯清。雞犬甯。邑侯賢。婦子安。亡何以疾卒於官。年四十六。邑人為之哭。罷市。公在縣甫五月。其得民如此。子雲需。並進士。雲以工部尚書郎。陞按察司僉事。督學江南。需翰林院庶吉士。並以文名世其家。

施子曰。史氏傳循吏。眾矣。大抵奉法循職。恂恂無奇行。以麗水治行方之甯。出吾人後哉。語云。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景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暮月能兼之。使天假之年。豈獨以循績見哉。

汪覺非先生墓誌銘

公諱如江。字觀瀾。其先出歙州。越國公。數徙而家揚州。曾祖克臣。祖天澤。世以軍功。襲錦衣衛千戶。父敬庵。公獨向儒術。生公晚。而教督嚴甚。公少力學。修行業。以親老。服勞奉養。遂終布衣。公為人樂易。好游。多智略。能緩急。人卒得人死力。明落禎。朋南。歷楚越。北走燕趙。游於名公卿貴人。是時中原寇擾。北軍無見糧。公挾策說執政。請持帑金數千。就糴於楚。苦盜警。乃甃其金。置酒船。以往。得糧數萬斛。募沙船汎海。達邊。司餉大悅。上其事。將授官。不果。歸。已而寇犯鳳陽。宣言渡淮。揚人練鄉勇保障。推公掌約束。而閩井無賴。多藉兵以逞。有河北少年。裘馬弓矢。隨數騎來。眾執為盜。君力白其良士。果大學士。范公景文子也。巨估李氏者數人。至自河南周藩府。擁金巨。

萬豪侈不甚。蓋藏游微利其質。將掩捕以大盜論。公急誠之曰。盜不可誣。坐果潘客也。若屬無種矣。吏懼。緩其獄。尋得白。估盛幣拜謝。公不受。數人者欲甘心諸游微。公又善解之。乃已。劉莊場富民某。訟繫於官。出數百金屬授。尋事解。還其金。某愕然。公曰。實無須多金也。卒還之。某感泣。其後。王師屠揚城。某先掉小舟。冒白刃。徧索諸城中。載公歸。居其里。時時供餽不絕。公初不甚貧。箚中多積券。不投。少子舉甲乙科。南北往還。又告貸於人。及官內閣中書舍人。以文章名四方。干旄之使。走贖幣於庭。公悉籍親交所贈。貸示之。俾持金造謝。如其數。公乃懼。曰。孺子差不負人。始揚州被兵時。淑配李宜人。自投井中。得不死。以出。公薙髮。匿僧廬。兵至。驅諸偽僧。盡殺之。而公獨亡恙。聽其引去。人僉謂汪長者之報。其卒也。以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正襟而逝。得年九十一。公生於明萬曆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元配李宜人。先公三歲卒。內閣大學士益都馮公志。其墓有四子。振麟。兆麟。早卒。次耀麟。揚州府學生。又次懋麟。康熙丁未進士。所謂內閣中書舍人者也。副室某氏。生一子。起麟。女子二人。孫男六人。蘅。荃。蒞。艾。芊。菓。女孫九人。曾孫一人。公耄年。碩德。自號覺非居士。前郡守趙公。具書幣造門。請為鄉飲大賓。衣冠偉然。有神仙之目。嘗手飼一鶴。見則迎。舞銜衣。及公病。輒不食。數日亦死。舍人與余。以詞學相友善。故來請銘。銘曰。

以俠游以儒顯匪實雄善則騰鬱未仕昌厥嗣官所司在文字子既名行益醇年大  
耄垂令聞更百年視斯文

顧貞譽先生墓誌銘

蘄州處士顧重光先生年七十有五以康熙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逾年其子景  
星書來請志其墓中之石先生諱天錫重光其字明福建按察司副使諱闕之孫通  
判南昌諱大訓之子其先崑山人遠祖諱士徵為元進士總管蘄州路遂家蘄六傳  
至闕與其兄閻皆嘉靖進士官並潘臬有顯名先生挺特喜壯略學無專家初冠通書  
禮春秋著三禮三傳集解為文露崖嶠光焰當世聞人鉅公亟歎為奇益喜自負試  
有司益困輒憤甚嘗傅粉狂走挽伶人拍歌嘯號不自禁愛茂林大水載書孤艇自  
日不歸病下血輒斗許久之北遊為國子生亟賞於祭酒朱公之俊積試有聞太僕  
卿米公萬鍾館於海淀之勺園從游以子弟轉客天津講禮河間保定二郡著藪擬  
四卷是時弟子日進而天下兵日擾再試北闈不中歎曰難將作矣蓋歸隱先生喜  
著書論經史尤涉意天文算法醫卜導引之書試之往往驗嘗論明大統術刻漏之  
誤與西洋術學失得縷分髮析人莫能知卒亦不用崇禎戊寅四月月犯熒惑大司  
馬楊公嗣昌以後宮藩鎮為言先生聞之曰是占貴臣出大將死也楊卒死於寇如

其言其後流寇渡河。斬黃間。災異疊見。先生課家人負擔環室走。為避亂計。癸未正月。寇屠新而先生家獲全。甲申。聞國變。上殉社稷。痛哭不食者二日。嘗者。歷代改元考。二十一史評論。五經說等書。修新州志。又避兵居澗湖。為隱巖四章。詰曲鬱奧。不忍卒讀。蓋勞人義士之所為。飲泣也。歲饑。嘗辟穀。嚼側柏葉飲水。鹿裘石几。冠雞羽冠。冬以氈裹腕。錄書養雄雞五七。皆有名目。雞亦不雉。至八九年。聲如老人。效初鳴。即起坐。服氣久之。數歲不復卧。不與人通。著素問。靈樞直解。冬病作下血。索冠履危坐。曰。吾去矣。童子勿扶。叩齒而逝。頂蒸蒸然熱。逾時。明旦俛斂。屈信如生。遺命合以瓦缸。曰。毋棺。毋怛化。毋受弔奠。毋刑牲。毋封。毋樹。今厝於時思園。之貞節坊。子一人。即景星。博學能文。辭女二人。適名族孫男七人。皆幼。先生少失父母。鞠於劉氏姊。嘗以貞節被旌。終身母事之。執其喪甚哀。所著書存者二百二十三卷。藏於家。士大夫汪衡等痛先生學行不為世用。私謚曰貞舉先生。國人以為然。銘曰。

知道之將蕪。發憤以著書。知國之將墟。卷跡以全軀。知生之必徂。守靜以致虛。是殆與造物者為徒。而吾儕之區區。安知其所如。

丁洛湄給諫疏彙序

唐夢賚

國家當甲寅乙卯之後。有事於疆場。在廷大小臣工。籌兵策餉。無虛日。維時日照洛湄。丁公以陳留令。報最入補科垣。五年。歷吏工科。給事中。所條陳國計民生。凡十三疏。俱得旨下。部議行。公疏洞中利害。而不為激楚。詳陳情事。而不為浮靡。在廷咸以公輔期之。會己未秋。長安地震。公趨朝問。

皇上起居漏下。歸邸舍。露坐頽垣。敗壁間。次日。遂得風痺症。至冬。以假歸。庚申十月。卒於里門。無遠邇。知與不知。莫不傷哲人之云亡也。當公請假時。

皇上謂公敷奏詳明。故令在京調理。輔臣以病劇對。始得旨旋里。是當陽之春。

注無以異於海內之瞻矚也。越歲辛酉。公之子士嘉錫。公疏於武林。余乃得竟讀之。而不禁撫卷興歎也。夫人臣之壽國事也。如岐黃之用藥。彼熱者寒之。寒者熱之。不謂無濟而所傷已多矣。若夫投以筭附而預計其熱。投以苓黃而預計其寒。此大臣之用心。非微倖於一旦者之所能也。今洛湄諸疏。具在。皆調劑於事後。而不為新奇可喜之說。以補苴於目前。至於見事風生。務務擊以為名高者。此不可得之於洛湄者也。公卒未逾年。而反側已靖。使公而在。諸凡軍興以來。民生所不便。如捐納者。或得官以償其債負。墾田者。或虛報以博其遷轉。增賦亦何堪於貧紳。採買或不能無。

賄累固出於權宜之不得已。然豈有一事之不至於民者乎。此即在廷屢言之。公必不憚再三言之。以期有益於國。而公卒矣。雖然。岐黃之術。皆治其已病者也。惟廣成柱下之言。乃治其未病。說者曰。古之治天下者。皆不以民養兵。而今之衛田。藩產。不以養兵。而皆棄於民。為可惜。若夫蠲租增俸。為國家億萬年無疆之計。盛代不患無賢。必有踵公而起者。余舊識日照之賢豪最多。得交于公最久。公所治陳留之政。與居家孝友。嫻睦諸懿行。公弟主政。及庵君所為狀。甚悉。茲不具錄云。

張樵嵐囊餘錄序

竊嘗瀏覽史牒。而數古今良吏之難也。毋亦為史實難哉。無論中牟之雉。河陽之花。目中誠不知為何等事。即今三空四盡。而催科之計已窮。探篋椎埋。而緝捕之案日多。一似起潁川渤海於紙上。亦有不能為理者。此豈古今果易民而治耶。聞之昔賢之言曰。良吏之治其郡邑。如家督之於子弟。如大將之於萬軍。夫萬軍繁矣。然大將知其偏裨。偏裨知其卒伍。按尺籍而求之。某之驍蹇。某之智略。某之器甲。某之步騎。甚而其里族嗜好。黨與親疏。與夫疾痛呻吟之昕夕。撒呼踴躍之情形。無不瞭然於吾意計中者。然後吾之金鼓可得而用也。年來一二謝政而去者。之治其郡邑也。亦如家督之於子弟矣。子弟之佃漁聲色。六博狎遊。即而索之。未嘗可得。庭聞之。聞

如萬里而況於四履之外者乎。古今之治莫善於保甲。是即講社讀法周官周禮之遺也。而急時務者往往忽之。即聞一奉行故事。不過造簿取結而志已畢。不則操切為政。祇以飽胥吏之橐已耳。較之慢不事事者。若聞日瘧不寒則熱也。樵嵐張侯以山右世家。佐治奉符。向覽其勸民四說。開譬諄復。不啻慈父之於嬰兒。日者策杖泰岱。竊得窺其容止。脩脩玉立。士元誠非百里材也。既又讀其新刻。大概詳載訟案。而於設立鄉約。獨殷殷三致意焉。余既以所藏積穀備荒之書貽侯。而又知侯一日得百里而治之。潁川渤海之績。不難再見於今日。夫百里之長。宴坐堂皇。語以風俗教化。曰我毋與知。我惟知功。令有追呼耳。司牧之謂何矣。讀侯之書。知侯必不出此。然侯自願其書曰囊餘錄。侯其勉之哉。鑿邪利器。行且將脫穎而出。琴鶴清風。固無妨垂橐而入也。

### 明大學士少保張公傳

張公至發。字聖黼。號憲松。父敬。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善屬古文辭。生平不問家人生計。卒至貧不能葬。公生十三歲而孤。既入庠。則從泰安少崖李先生遊。闡明理學。後既貴。為先生刻其語錄。曰還朴心聲云。萬歷丁酉。舉鄉試。辛丑。登第。授玉田令。邑故饒陂池。然每靈雨。則山濤怒激。成巨浸。公相地築隄。至今薊父老猶相傳曰。此張



公隄也。歲歉。公勸大家捐賑。旌閭復役。益以官帑。躬親散給。全活者數萬戶。會癘疫大作。手製藥餌。隨地給予。活人無算。迨後里居。猶時時以善藥療人也。歲荒多盜。立傳箭法。一聞枹鼓。不移晷而達縣。捕之立獲。兵調繁。遵化縣均徭役。革羨耗。下令曰。收銀至毫而止。納錢者聽。支兵餉。軍民兩利焉。里豪某黠而忍。與其讐訟不勝。陰斃己子而噬之。歷六七獄。皆懸坐警者。公廉得其狀。一訊而服。邑為剷撫。節地三屯。營鎮密雲。督府犄角。建牙相望。供億繁多。公游刃有餘也。報政。授監察御史。時明神宗倦勤。葉向高以獨相。輟機務。出典癸丑試。有廷尉某者。復從而勸駕。公上疏曰。獨相非祖制也。請即允枚卜。以充揆路。一時咸服。劾直云。巡視西城。務清軍匠占役之弊。巡按河南時。福藩將之國。使者相望於道。公星馳赴任。以禮制裁。諸大璫沿途需索。為蘇各屬郡邑輸納朝賀之使。例有導行費。亦一切以法抑之。王素耳公名。顧深器之。不以為簡也。嘗駐節某邑。使院貲金墮二馬。左右曰。例也。公置弗顧。所薦剡有以舊例謝者。力卻之。巨憊苗之碩。陰養盜魁。以睚眦殺平民。持上官短長。捏款送詆。非醜金厭其欲。不得釋。諸大吏無敢發其奸者。公令刑官攝之。甫下吏。請託踵至。未啟函。即按其罪。杖殺之。能朝會者。王妃弟也。怙勢長惡。汴人為之重足。立公捕之。乃匿王府。百計為請。公曰。職為朝廷守三尺耳。卒置於法。時礦盜。哨聚數千人。官軍莫敢

問公召其渠魁曰角腦者曉以利害令各復業封塞洞口其患悉平任內贖錢差竣一無所取念宗祿不給為置義田以贍貧者至如選婚請封請名等禮無不如期題請以故宗人感焉又為宋邵程兩先生後裔題請衣冠永奉祀按部一年例應代時諸臺臣以福藩故咸推轂公復被命留按中州萬曆四十二年以冰雹題請捐稅賑濟四十三年以饑請留正項以備賑恤改折兌運全折漕糧以蘇重困皆報聞其賑饑也出示通省令就空便官舍民居設粥廠男女異處擇耆民長厚者司之富民有收買幼稚子女者至來春捐其直而歸之全活多者賞賚有差又嚴禁略買者時路王以幣來已卻之轉念曰吾且以成賢王之名於是盡易錢給貧民時衛輝饑尤甚公括官私錢施襍袴等數萬具免死者無算庫申差按應天未任以病請告天啟元年陞大理寺左寺丞時以兄處士公卒親老子獨祈終養壬申乃起順天府府丞癸酉陞光祿寺卿寺司諸祀及上供事煩而侵漁者多端公握計稽核白糧至收貯不移畧刻無復插和侵冒之弊初行藉田禮及治慶成晏雖酒幕果饗皆豫定圖式無不恪整疏請增修倉廩皆自行估計吏不得欺節省大農錢巨萬舊例祀典牲牲由太常頒胙由光祿牲既獻廟則內監從而侵冒弊難直攝因特上福胙交領宜明一疏令太常光祿各遣官交領奉旨遵為永例任光祿二載事事詳核帝眷由此深矣

八年陞刑部右侍郎。召至中左門看本擬票。旋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卜相。皆出詞垣。公以卿寺未及四載。遂躋政地。外官入相。自公始。蓋異數也。既執政。寓書戒臧獲輩曰。毋甯負屈。毋甯讓人。務使吾家若無官。其篤慎如此。九年。進禮部尚書。時國計日訕。千戶韓伯孝乞開礦鼓鑄。公疏諫止。大略言鑿山則聚眾滋擾。而礦盜之患興。增局則工本徒消。而賠累之患起。報可。丁丑充會試正主考。取吳貞啟等三百餘人。如陳子龍夏允彝輩。皆海內名士也。會溫體仁去位。遂為首輔。舊例考選銜文後。合以鄉評。顧奔競易起。公建言有官評。瑕瑜互見者。即先予別職。其優者。編名考試。進呈上裁。各省人數不必取盈。推知上選為臺省。更有文望者。授翰林院編檢。奉旨定為例。然以考選事與詞臣議不合。而公始有去志矣。滇撫王世德以清介不諧於時。言路誣以通賄。公力辨其誣。其為國惜材如此。旋見時事多舛。以病請告。其畧曰。皇上本欲集嘉謀也。而煩言之亂政不少。本欲刷頹習也。而僉人之扞網愈多。且以駟僮箱縉紳。以爛塘搖鞞鐸。言路似開。反為閉言路之漸矣。若文臣而欲以武監文試。而欲以武錄國體朝綱。悉紊舊典。鼎鉉誰司。橫議叢棘。願賜解組歸田。苟全休致。疏累上。得歸。十二年。以捐資倡建滿城。遣官賜救獎諭。十一月。以薇號告成。救行人存問。賜文綺白金。上尊羊果等物。以淄川解邊餉累弊難堪。從田間具奏。民

窮勢必走險。安民莫先察吏。一疏內反覆言。監司宜久任。錢糧宜循舊典。總歸藩司彙解。詞甚剴切。奉旨議行。自是徵書頻下。公累疏控辭。疏四上。乃己壬午七月。夢緋衣者。手板謁榻前。越日。終於正寢。素蓄一鶴別墅。忽登階。歷門堂。迴翔延頸。作欲語狀。異矣。遺命勿請恤。勿立家廟。勿入祀鄉賢。勿用墓誌。撫臣奏聞。贈少保。蔭子祭葬。如禮。蓋寔罕一載。而明社墟矣。

舊史氏曰。公在政府。絲綸皆藏副本。及所著閣彙三十函。皆不存。傳其可知者。然觀按豫所刊。廵方約畧。及檄畧等書。官民情偽。燎如握火。蓋繡斧百世師也。當魏瑞用事時。公見幾遠引。在告十年。暇日。兄弟躬奉板輿。待太母宴娛。近郭園中。至今鄉里。艷稱之。非樂道者能如是乎。已所置善田宅器具。與兄處士公中分之。遇恩廕。輒推以予兄子泰瑞。曰。庶以慰吾兄於九京也。昔李少佳先生嘗榜其堂云。孝友承家。豈不然哉。公在朝。方黨議大起。獨嶽嶽正色。孤蹇中立。及致政。與江夏宜興同被召。公獨不起。蓋國事可知矣。然創石城建義倉。代輸丁銀。捐素贍士。桑梓綢繆。何重以周也。跡其生平。清嚴詳慎。有陶士行。霍子孟之風。馬子姓恪守家訓。若男泰來。泰孚。孫練等。彬彬賢科。相繼。孫曾三十餘人。若明經。紱文學。篤慶昆季。皆一時琳瑯之選也。以今方古。庶幾過之矣。

林鐵崖大參傳

林公名嗣環。鐵崖其字。順治己丑進士。歷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兵備道。兼理學政。駐節瓊州。瓊州在海外。兵民雜居。維時李撫軍瑞吾最賢。而兵頗橫。有兵毆民者。林笞其兵。而匿其民於衙內。一時將領甚憤。擁眾入林署爭之。林端坐不為動。但引頸向將領曰。惟殺我無多言。我懼死。不答爾兵也。兵將唯唯而退。舊藩道二人入林署言事。連騎至。公坐不下。林詰之。故誤。各與三十杖。舊藩大怒。賴撫軍曲為解。乃免。時同城有高總戎者。林與之抗禮不少下。林往顧高。于旌甫及門。高即啟門出。迓高來。顧林。林時視事。或偃仰。必從容而出。一日高具酌。林極宴而赴之。及庭一揖罷。即曰。倦甚。請少休。乃就寢別館。相相酣卧。比醒已三更矣。高肆筵設席。梨園之外。繼以小優。已而出家伎佐酒。林微甚。問高曰。此優皆何處人耶。高曰。即瓊州人也。林停杯。放箸。舉聲痛哭。一庭皆驚。高怪問公何為者。林哭曰。爾辱我。我不堪也。問何為相辱。林曰。余監瓊。瓊民皆吾子女。爾酌我。而令我子女歌舞。我何辱如之。卻席而起。林高互揭得。旨各降四級。林為長三寸木版。朱漆金書。欽降四級。使二役持之。以謝瓊海之客。蓋林居官時。凡所投刺及上下文移。啟劄。皆用紙長三寸。纔能容其條記。居恒曰。吾無從得錢買紙。其用長三寸木版。署官銜為前導。蓋行之已久矣。李

撫軍嘗招之及席即擁几而卧將罷飲同列推之乃覺撫軍但曰彼倦耳其疏放如是其後林高復辨於朝各杖戍遇赦免林客武林遂家焉當在獄時適與周元亮侍郎同繫二人從狴狴門隙中傳遞唱酬詩句已而笑曰不圖吾兩人詩筒乃在此詩具元亭集中迨客武林諸當事爭延致之得其一字畫以為榮無何當事皆去林僦屋西湖上貧以死妻子客寓晨夕不繼林樞暴露無收葬之者丁巳余來湖上尚見其二子辛酉次子又死噫悲矣余與林同謫從未識面但從諸集見其一詩一序今據其全集尚存四冊皆曹秋岳侍郎所訂正余既為其子舉嫻乃葬之於昭慶寺西五里龍潭上因記所聞於王巢雲副使者志其居官崖異如此巢雲謂伊蓋聞之蕭舍之災嘗云

王子武詩彙序

周茂源

余有生之初。值公安竟陵樹幟之日。學詩者從風而靡。趨於淅緩衰頹之習。心竊知其非。以溺於經生家言。未暇謀聲韻之學也。迨後論定。而源流斯正。聞嘗一問津焉。深悔學之已晚。天下曼聲妍舞。與夫擊劍馬稍。彈碁博塞之屬。未有非童而習之。而得稱絕技者。况於風雅之道。吟咏之微哉。今觀王子武之詩學。早成。尤不能不致羨於日中。自恨其秉燭耳。余過騎省華髮之歲。始守秋官尚書郎。兒子綸已勝典謁。從遊京邸。子武尊大人農山侍御。方為大行。子武昆季甫就外傳。在家塾也。曾幾何時。余自巖郡歸田里。欲求平日文酒之儔。蓋僅有存者。獨聞諸年少能張吾軍。而子武昆季三人。實為英絕領袖。夫古來兄弟以詩名者。二陸三張尚矣。其餘清門華閥。才人林立。著作斐然。要以連枝同產。如李唐五竇之集號聯珠者。亦不概見。吾郡人文之盛。安得不以瑯琊氏為稱首耶。昔烏衣不多俊才。或蠓鳳皇。或跳擲虎豹。子武則弱不好弄。多深湛之思。其沈研帖括。焚膏繼晷。雖甚寒暑不少休。乃所為詩。風格適上。以空同子為宗。此其卑視一切。姿性過人。遠矣。一前輩為余言。幼時以詩謁其父。執姚現聞學士。許以詩則異日必可成家。但極須觀制執工否。勿致作陶宏景十赉文。古人期後賢匡世濟民。不徒以翰墨為勳績。蓋如此。子武於制舉業最優。取青紫

如拾地芥。至若為詩。又與哲兄。願士愛弟。季友有分。道揚鑣之譽。尊大人顧而樂之。與謝庭詠雪何異哉。人以學詩為當。待釋褐之餘。倘一旦入承明。不知其何以無慚。應制。子武於此。能兼而治之。願卒非專家所可及。嗟乎。人才有短長。立志有高下。相去為何如也。

贈尤持之序

上天篤生人傑。為蒼生戡禍亂。定太平。則必起在公卿將相之位。以究其豐功懋德。而後澤被萬縣。弟祿萃於厥身。譬諸應龍之行雨。日月星長之光燭四方。居高而御。故所及者遠也。抑聞之德盛者功不必自己成。道勝者德不必自己出。且如張子房。佐漢高。織贏項。就帝業。終遂其五世相韓之初心。既乃棄徽侯之貴。如蟬蛻。可謂功高不有。盛滿勿居。誠不世之偉人矣。願當時又有如圯上老人。黃石公者。流才足以為帝師。王佐而不欲。以鋒穎自試。往往擇人而授。其玉鈴諸祕書。料敵置陣。用兵如神。能已見於天下。而獨身屏處。道遠塵壒之外。太常之名。不屑紀。五等之爵。弗能歷。此豈非古之至德可尚。太上無功者哉。吾友尤持之。負做僕非常之才。屈伸變化。無所不可。要且學深於周易之知。退老氏之守雌。少年嘗為錄曹從事。舉能其官。非所好也。後薄遊秣陵。會留臺諸卿。倉猝迎立。咸推公諳掌故。且忠謹善書畫。假使政府。



能急人。不次擢在樞要。公之所以效扶屯濟困之畧。甯有量耶。不得已。用其所未足。強起為知己出。從容帷幕。於以寬兵革而揀湯火。其一試於歙州也。所主則為今固山榆林張大將軍。敵方亢。願行。疑大帥所臨。必無噍類。迄今大將軍不殺之仁人德將軍。即靡不知。尤先生實活吾曹者。迨將軍仲兄桂吾公為江南大帥。駐節吾郡。吾郡與敵同時下。因開疆之始。主兵者多所焚掠。率反側不安。公助桂吾公。慎於簡稽。毋或如昔之淫於芻蕘。以擾吾百姓。百姓遮道留桂吾公。不得願留。尤先生以嘉惠吾邦。故今太保某公相繼統理江南兵事。於先生獨嘉器重。先生則謝曰。某耄老。不任戎行。不能守一亭障。以股肱奉勇。效命於六森之前。某幸長為海埔耕鑿之民。不逢不若。靡有災害。即受天之賜多矣。旦夕勗長公。以忠於所事。勿上首功。爭驟貴。故長公之獲於主帥。信於寮友。唯庭訓之日聞。又多集名士。購異書。以教其幼子。及諸孫。而身復皤皤。一叟。鹿裘竹杖。婆娑乎琴瑟圖書之間。其殆忘憂忘老。眉壽未有艾也。昔陶九成從天台僑居吾郡之亭林。名德風雅。照耀奕代。公家世台州臨海。今卜居亦在春申浦之南。去亭林不及一舍。使後世謂台人士之隱於松者。有兩南村氏。斯不亦史籍之美談也哉。

贈謝令夏序

子承之字括州。與東甌謝令夏交。歷十年所。令夏通籍後。牽裾南陔。連八載。始就選。人軍陽武。陽武古博浪沙也。秦故馳道游行。今黃流銜嚙。寒沙宿莽。間直河北一寢。邱耳。會淇園竹榘。徵發不少休。民去其半。催科者求戶口稅。如讞重囚。民乃去而八九。前此令率暗而懦。縱乘傳者枉道繹騷。責民間出馬。竄徒殆盡。令夏至。廉得其隱。臺檄詰以不旦夕追呼。吏且坐溺職。令夏顧往復折辯。謂有民而後有賦。我數心腹。腎腸。咨嗟涕洟。以勞來之。流人其歸。宜可得而使中丞唯唯聽公所為。行之三月。醫桑采菑之眾。翕然復其先疇。咸內自訟曰。神君活我。我土之毛。而有不共與後時者。其人天且剝。卒之他令長洗潰頰。怒而委輸。益後陽武完賦。獨連歲出諸州。縣先中丞始薙之。屬他令長皆效公所為。竟同古兵法。不可傳也。人才相去。不懸霄壤哉。諸公旬之役。必以均民。於是得更番無重困。至客有詭其途。闖入以逞者。雖操尺符。奉璽書。公終不可奪而去。強項令非舊日吏。可易視。遠近憚相戒。勿輕踐陽武境也。令夏智畧輻輳。當在里居。海寇犯順。畫策佐登陴。幕府上其功。九重特加嘉勞。彈丸。臣何足煩卧理。不久上追鋒車為。

天子起居侍從。臣出入風議。得盡言民生之利害。吏治之得失。人材之進退。一吐其胸中之奇。翮贊教甯郵治。豈不休歟。顧乃以東人匹夫脫兔。啓坐扞搨。實則令夏早

詞知臣妾通逃。迫而索諸鄰卒就獲。而竟以此落職。真非意所及也。令夏之蒞政也。緣經術盛文章。暇則偕都人士飲酒賦詩為樂。邑大夫如趙錦帆。比部郝卧灘。司李之徒。倡和篇什甚富。趙錦帆者。予舊同舍郎。每旦趙公府望西山。輒並轡而哦。予畏友也。而於詩獨嚴事。令夏予益瞠乎後屢矣。令夏念太夫人春秋高。其去官也。躍馬而出。速道不得前。過一一慰諭之。如長者適四方。提子若孫之耳。而命之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幾無忝焉。蓋君之來也。民號於野。侯數於堂。君之居於位也。侯瘁於堂。民嬉於野。及君之去也。侯舞於車。民則卧於郊衢。雨泣於塗。彼梁上魚如故。厖中獍如故。獨冠蓋之族。與三老孝弟。謳吟思慕。不忍公去。而聚為聲歌者。卒載與俱東。誰謂廉吏不可為也。令夏當五十服官政之年。以百里循良之望。從邱園養晦。毋乃有幾微不平。見於顏色。而顧愈益徜徉者何居。豈近者格於考功法。雖欲如彭澤之賦歸去來。而不得自由者。其真以微罪行為幸者耶。其亦有寤寐求之者耶。予之去括州也。年五十。與君還山之日同。然予長為鮮民。出無祿養。處無色養。又安可與曾閔之純孝。朝夕洗腆奉堂上微者同日論也。

弭盜議

盧鎡

弭盜之方。亦有源焉。亦有流焉。不知其源。審其所以致此盜於始者。其源可得而知也。審其有以激此變於始。而復不能救此變於終者。其流亦可得而知也。夫民雖至愚。苟可以俸一日之安。而未嘗不知性命之足愛。惟下之人。雖自愛其生。而上之人。不為民愛其生。斯閭閻之下。有茫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多展轉不自聊賴之意。萬不獲已。始相率而為盜。初亦不過嘗試而為之。猶幾幸上之人。庶其宥我也。雖貿焉而扞當世之文網。倘幸遇有人焉。為之開誠心。而布公道。棄其細故。誘之善良。如此而不奉法悔罪。斯誠異類之弗若矣。吾故曰。致盜有源。滋盜有流。皆當責乎上之辭也。是以螟蝗旱潦。天時或有之。而民不甚憂。謂其災可得而備也。兵戎侵擾。變故或有之。而民亦不甚憂。謂其害亦可得而防也。之二者。雖皆足以致盜。若夫救荒之策。預講於平時。禦侮之方。捷應於倉卒。斯民尚有以自恃。未肯輕捐其性命。而甘心以蹈不肖之行。惟是天時既災之矣。變故復擾之矣。而上之人。全無加意於寬卹之政。方且為無藝之誅求。方且為深文之罔陷。加以胥吏舞文弄法。如虎之張翼。而狐之假威。夜呼其門。無不膽搖而心落矣。如是。愚民無知。遂出於苟且之計。謂吾為盜與不為盜。其死則均也。為盜而死。尚可須之歲月。而徵幸其不死。不為盜而死。直可立待。

於須臾。縱長令欲暫寬其腹。削而胥吏斷不肯少留以生全。夫既合羣力而驅之。則民又何忌何疑而不為盜也。至於哨聚乎山林。而蔓延乎草野。甚且攻城屠邑。俘子掠妻。數千里之內。騷動弗甯。勢成燎原。不可撲滅。則始議發師。徒以殄除之。又不免驅此不敢為盜。不肯為盜之良民。使行有征伐。杆禦之勞。而居有儲備。供億之苦。當事者方蒿目而憂。謂此皆盜之為厲也。乃其致盜之原則竟置而不問。此時而博議弭盜之術。或曰。是宜創之以威。懷之以恩。且剿且撫。殲厥渠魁。而脇從罔治。是謂誅一以儆百。散其黨與。堅其歸服之一策也。或又曰。是宜嚴以保甲。治以連坐。互稽互察。居有本業。而出有常時。是謂安鄉而重家。絕其根株。遏其萌蘖。之一策也。或又曰。是宜禁勿勾通。禁勿興販。亦子亦望。異形必詰。而異言必稽。是謂防微而杜漸。內情不輸。外患自息。之一策也。此賣劍買牛。冀遂一試之渤海。三科募士。虞詡一試之朝歌。踵而行之。未必非弭盜者所宜亟務。以愚論之。此皆治其流。而非治其源。乃救之既敝。而不可謂治之於未然。其勞逸順逆之勢。豈可同日而語哉。欲治其源。則惟長人者。躬勵其廉恥。而厲行其慈惠。惟正之供。此載在歲額。小民誰何。容辭至而賜不若。有年未逢。則不憚為民請命。而代求其寬舒。若可以便宜從事者。則又不難盡心而講求。由是斯民縱飢寒之迫於身。而父母妻子可念也。邱墓廬井可懷也。決

不肯舍其至安而履其至危。甯患苦而死。終不忍負長人者之惓惓矣。今時之守令殊不然。彼跳梁於草澤者。固有其盜行。而恣睢於民上者。實多其盜心。盜行之殺人。以刃而可防。盜心之殺人。以謀而難測。且曰。吾不為此。則芑苴不能具。資援無其貲。是謂以羣小盜而奉一大盜。必求委曲以甘其心。勢不至盡剝民之膚。版民之膏而不止也。此愚之所謂盜源而治源之術。即與吏治之議。有取乎廉節者。意正相表裏。或疑其說之迂疎。而非救時之急務。則如前所陳之三策。未必不可為治流之一助。若夫先事而不能治其源。後事而不能治其流。而漫及委頓不振。徒搔首而付之無可奈何。是既缺慈仁之本。而又乏戡定之才。斯人也。程以吏道。將置之何等也。愚令新邑。苦寇患者數年矣。確知致盜之源。實有其自。而日所奉行而嚴飭者。皆所以治其流也。幸借師武臣力。而積寇就俘矣。若夫澄源之道。尤未之或明。願與當事者身體而力行之。否則流雖暫止。譬之以隄障水。而旋憂潰決。圖之不早。而卧榻之側。餘孽眈眈。恐未可安枕而無憂也。

### 戰守議上

戰守之議。原無定勢。速攻者。非出不意而攻不備。則無利乎速戰。或倍道而趨。赴或千里而餽糧。經涉險遠。人馬俱疲。風土不宜。多生疾疫。遽進為攻擊之謀。則主客之

形不敵。逸可勝勞。飽可勝飢。出勁旅以挫其前。出奇師以斷其後。則倉卒困頓不能支。而鮮不及乎敗。此速攻者之無利乎速戰。或奉命而征。師次敵人之野。貴先擇便利之地。深溝高壘。嚴斥謹候。扼山川要害。以防敵人之出。待吾士馬之飽壯。彼敵人所蓄之糧。有時而盡。所守之人。有時而怠。所防之地。有時而疎。然後吾伺其隙。乘其敵一舉而攻之。未有不克者。至於我師或有圍困。而疾趨以赴援。敵勢或有窮蹙。而急擊以取勝。此若少有猶豫。迂遲。則圍困者命潰乎呼吸之間。而挫敗者銳養於遲久之日。此則救宜捷於風行。而勢宜乘乎破竹。又安可執不利速戰之說。失吾機而釀寇禍哉。至於守之利速戰是矣。然審時度勢。亦貴擇其利而善用之。如我力處其全。師有數萬之屯。儲有數年之備。敵勢銳而我以守待其士之必困。糧之必匱。即不戰而敵勢自有難支。若我之內原空虛。力自孤弱。則又當持必死之心。以爭一旦之命。彼敵人者。曩未及修。行未及列。士不及樵爨。馬不及轡銜。鉦鼓驟震於前。未有不倉皇而潰敗者。則弱能勝強。寡能勝眾。則勞逸飢飽之勢異也。歷考古名將用兵。或以戰。或以守。鮮不持斯論。而權變以行之。孫武復生。不能易矣。

### 戰守議下

古者戰守之勢。合得尺地。即其地得一人。即其人。蓋將與卒。勞百戰之功。而得之。自

不忍委一旦而輕棄之。朝廷擇一人簡命而出。知其才與地相習。德與民相安。故一受重鎮。守之或數十年。或二三世。為之將者。視其地。即吾世守之地。而綢繆經畫。為之畢周。視其民。即吾世守之民。而撫摩噢咻。為之盡力。以是地可以常保而不失。民可以永固而不叛。屯田之易為府兵。府兵之易為衛軍。歷代之制不同。而義不甚遠。今則不然。其征不服也。亦將出禁旅矣。亦時調鎮兵矣。戰勝之後。地與人方歸服。而禁旅鎮兵。隨撤而去。乃委之一二庸流。據城而守。乃戰勝者。奏捷於前。而跳梁者。隨竊於後。地與人仍非吾有。何則。戰守之勢既分。而久遠之計未得也。矧夫禁旅鎮兵之偶奉命而來戰於斯地也。知其地終非吾所守之地。其民終非吾所守之民。將威虐之任恣。而殄殲之過當。彼地與人之歸服也。不過因力之或屈。而非由衷之誠然。此一戰勝之後。伺隙而動。非惟我不能守彼。而彼實不甘為我守也。今天下疆宇旋得。旅失之故。鮮不由此。然則欲謀久遠。計莫若簡嚴重之將而用之。得其地。即託以斯地。得其人。即託以斯人。得之固。將隆報以賞。其功失之。仍宜重法以繩。其過。彼為之將者。視朝廷之疆場。猶吾子孫之世業。若之何不肆力以守也。或者憂兵權既重。恐落藩鎮尾大不掉之憂。則當其守也。莫若分。分之所以殺其勢。其戰也。莫若合。合之所以聚其威。察其地之大小。遠近。而又統以總制之重臣。其合其分。隨時而用。而



為之守將者。不得專命於其間。是其守之責自重也。而權仍未見其重。夫何能據一方之勢。而抗天子之尊哉。古良法自在。而變通惟人。斯議之興。非無鑿而云然矣。

錦屏山致遠祠碑記

郝浴

皇上親政之年。復遣巡按御史臣浴奉命按蜀。入境見治理荒廢。吏如行夜。浩然將舉所志而畢致之。以仰奮。

聖明察吏安民之旨。爰刺汚墨一二人。提梗暴一二人。弛殘黎不使者一二人。申明約束。民亦望治。明年大兵征川。師入叙渝。先是輸舟運粟。輟東作以供輸。繼而餉銀甲仗。膳餼酒漿。絡繹東來。用夫動以百千計。殘邑數民。併力將事。媿弗能救也。八月敵渝警至。時多士集。保補行鄉試。郡民惟擾逃匿。百計鎮定。勉竣闈事。爰誓二三文武守孤城。以致師旋。嗚呼。此際事勢人心。邇非上徵社稷之靈。以危言收其暮氣。蜀事尚可問哉。城北一戰。盡殲醜逆。而我固有川土。亦強半不可疆理。賊退數月。西南日望旌旄。以拯水火。乃王師於三月回漢。浴亦及瓜候代。已嗚呼。蜀之安於何日哉。議者謂土荒民殘。轉粟不易。似兵重叙之役。師可不宿飽歟。然則古大臣處此。亦必有道矣。夫今之荒山大江。殘邑廢郡。固古人之雄控秦楚。號稱天府區也。秦以之霸漢以之王。下至三國。武侯崎嶇。強大間。今年南征蠻。明年北伐魏。師出則敵人踉蹌。繕備之弗遑。師旋則四境謐然。無烽火警。且民數用而不言勞。賦惟正而不致匱。宜非精白心意。昭昭然如日月之著明於天下。故人咸信諒之。歟。抑武侯天下才人。

固未易幾也。若晉之王公濬閩蜀苦役生男不育。寬徭以治活者數千。唐之李公靖將五千戰艦。乘漲入夔。直取蕭銑。韋公皋之大靖邊蠻。柔以文法。李公德裕之練雄邊子弟。緩則農。急則戰。坐減八鎮之兵。宋之韓公琦賑饑。減稅招壯者為廂軍。每一人全活數口。張公方平之省橫賦。鐵錢各四十餘萬。趙公汴之一琴一鶴。以變貪風。張公詠之軍無半月糧。令民以米易鹽。致粟數十萬。遂罷秦運元之廉公希憲。佩金虎符。節制諸軍。先各將失利。朝議欲棄兩川。公力言不可。更禁軍勿販掠。四川遂安。明之傅公友德將二十四將軍。一鼓而奏膚功。李公化龍之將三省兵。八路進師。遂平播亂。張公論之以直指復渝西四十二城。撫軍將五千人。破永甯十萬寇。固皆武侯之流。亞歟。茲數君子者。或奮興於龍飛之初。或挽救於承平之久。或竭愛於危亂之日。當其經綸未試。蜀亂亦孔亟矣。乃奉君之命。憂君之憂。時至而事興。事舉而效著。又何光明俊偉之若一耶。抑凡為人臣者。諠不可畏難。惜力以圖便安。分固如是歟。彼後之學者。固多不畏難。不惜力。不敢便安之士。其所成就。顧泯然不可考。將所志未明。所學弗充。歟。抑時勢之殊。事權之異歟。假令斯人有得為之勢。握可為之權。而功業猶遜前美。吾不知其自命何如也。嗚呼。武侯尚矣。思之不得見。得見數君子中之一人。蜀事尚其庶幾乎。雪山西霽。錦水東流。浴於武侯諸君子。殆畢然高望而

遠志矣。因卜錦屏山建祠一區。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宇三楹。背山面江。俯瞰城郭。中祀武侯。以王公藩以下十二賢從祀。浴與諸司道共成之。祠成。顏曰致遠侯。之言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侯與諸君子之業。志致之也。浴則謂抱志而弗及。致與可致而無其志者。美殊。顏曰致遠。慕之甚。感之甚。媿之甚也。

南園詩彙序

徐作齋

吾郡蓋傳有五老云。五老者。宋太師祁國公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也。當日五人者。既老。即致仕。賜咏以終。邱園。郡史既誇載其事。而其畫像。勒讚於石者。至今猶祠屋不廢。昌黎韓愈。慨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其送歸楊巨源。至流連反覆。更為媿美於二疏。豈非以退勇急流。超然者之難其人。與吾又以為遭世各異。出處斷然。名成高蹈。而得其文采風流者之尤至也。予束髮。即交侯子。方城。因侯子拜其尊大人司徒公。侯子天下士。郡前輩文章寥寥。侯子於詩。獨追正始。吾學詩。遲侯子。而資侯子。以不謬。竊謂侯子特出也。後益讀侯子仲父司成公集。喟然曰。其在斯乎。予小子之得聞於侯子。而侯子之卓立不惑。淵源蓋有自乎。然嘗聞司成公稱詩時。與夏邑彭別駕宣司徒公三人而已。當是時。司徒公方為天子任。自宣而司成。公專翰苑。故司成者。作較富。名較覩。而司徒公不概見。甲申鼎革。司徒公亦解官去。溯大江。歷會稽。歸而斷志林邱。大創園亭於郡之西南。性不耽飲。而賦咏不輟。今年春。將刊所謂南園詩者。命予次之。夷猶冲粹。秩然渾成。與陶彭澤異曲同工。予至是而益歎。叢之深。幸淵源於侯子者。殆猶未盡。而重有感矣。夫士大夫能矯矯沈沒中。以為世風可述而誌也。約略生平。事著矣。其言並著。更可述而誌也。公歷官清

流有著聲。晚而超然。遠寄以公與五人者較。其遭遇夷險。奉身難易。或獨有天幸者。不必同。而趨已同。至文采風流。古今人又未易上下也。予既昔託晚交。以近公。而又高風繼美。近在吾郡。俯仰數百年之間。幾見夫得而遇者。而遇之。即亦可以頌而傳矣。

壯悔堂文集序

事有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有識者遇之。其咨嗟讚歎。而急稱之可知也。有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其在小者。猶不能不以此興感。况於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而乃在於經國之業。不朽之際。此其關於世何如也。嗚呼。文章至今日。凡數變矣。易書詩春秋四子之書。以載道也。非可以文言也。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春秋。讀詩者如無書。聖人之文。不可及也。至矣哉。修之研見。至隱也哉。世皆知誦蘇洵之文。而洵乃淵源於孟子。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賢之文。莫不有條理。每進而愈出。而合離起伏。開文之變。而具乎規矩。放於戰國。接乎漢氏。而離離蔚蔚。爭長並出。亦巍乎其盛哉。漢氏之文。不易盡。尤著者為司馬遷。班固。固尚有不及遷者。而遷遂為古今文之冠。然則合離起伏。極文之變。而莫不有規矩。後之學者。其尚求之遷焉。可矣。求工於字與句。晉以後之失也。昔人所以謂之衰也。直謂之無文焉。可也。嗣盛嗣

衰而衰之極者。至於明古人之文潔而明之文冗。古人之文精而明之文庸。古人之文朴以蒼而明之文媚。明之文鉤棘。夫晉以後以其求工於字與句者失之。而在唐宋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取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而以合離起伏變化而一乎規矩者。拯之。韓柳歐蘇曾王諸公拯之。而明乃以其冗者庸者媚而鉤棘者。易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以壞之。文之統不亡。吾知必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起於六代五季。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起於六代五季。亦知必有若諸公者。起於明當此之時。而視其人。其所關何如也。需之而遇之。其為咨嗟讚歎而急稱之者。又可知也。則余友侯子其人也。侯子曩以詩與制舉。藝名海內。海內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而尚未見侯子之為古文也。侯子十年前嘗出為整麗之作。而近乃大毀其鄉文。求所為韓柳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而其文已竟與韓柳歐蘇曾王諸公等。昔司馬遷歷四海。周天下。名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震耀古今。夫文非徒以辭也。侯子曩嘗遊兩都。歷邊塞。浮江淮。盡吳越。觀覽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則所得於事與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與古作者發明矣。今將次所為文行於世。其為離合起伏變化。而合乎規矩者。世應具見也。

贈陳中軍序

天下有同處於職要之勢者。一則較者焉。而為論說之所詳。一則略焉。而說未之及。得勿未嘗並衡焉。而知其均有所重乎。自昔以文武設官。文則逸相屬。而至於邑之令。武則遞相屬。而至於部曲之中軍。令則其近民者也。勤撫字則必擇邑令。此從來論說之所詳也。中軍則其近兵者也。導豫附則必亟中軍。此文士之所畧。而從來論說之所未及者也。天下惟相近者為相親。凡事之可以周詳。各得能取下而樂附之於上者。惟相親為能盡致其區區。若是則近兵者之與近民者。其所重不亦等乎。一以固根本者。而一以寄安危。其不可不得其人也。幸而得焉。思亟取其人。而表章之者。又當何如也。吾豫當天下之中。朝廷審形勢之宜。既已取南之宛。北之衛。建兩總戎矣。復於吾郡設分閫焉。與相犄角。是吾郡重地。蓋與宛衛等。順天陳公以絕類難羣之才。髫髻即服習韜鈴業。早以進士起家。其膺守備之命。而來職中軍於吾郡也。凡宜於其職者。既廣訊博。諷方略技擊。無有不達之左右矣。而器度又莫知其際下。士若渴一長一藝。具網畢羅。西第南樓。更情洽而意接。嘗一署分防矣。須臾所部屬僚各極其歡也。西川白亭之役。當事者廉知公器之非常。獨以險地借公。處夾河一曲數里之內。立霖雨者八十日。挽強執銳。躍駿披堅。一時他將士各次第居後。而公獨據其前。以百餘人之眾。捍要害之衝。士樂用命。無所謂縮朒不任者。而卒保無



虞歸而料理營務而事治師懷。釐剔惟清。環所部又無不極愛戴之矣。愛戴之深。為思起而歌頌之。羣相率而求予言。予謂兵凶器。戰危事也。倘無平日知方之訓。投醪之意。同甘苦之誠。相決於無已。而欲一旦驅漠然之人。而爭為之用。如肢臂之使。不知其然。蓋亦難矣。觀於羣情之致。祝公非用其相親者。以得眾耶。苟用其相親者。以得眾。而百千萬人為一心。逃而上焉。且不勞而受其成。可矣。拊髀而思將士者。宜即一命而慎之。使置武置文。並慎必得其人。而不以名欲不坐進。邳隆不然也。如公者。固當亟稱之。以為朝廷慶也。

成御史傳

明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成公諱勇。字實德。山東青州府之樂安人也。天啓乙丑進士。初任江西饒州府推官。饒為某公某公里。方抵官。其鄉人某屬公。以陰擠二公子。美官。公至。乃與二公善。政且諮請焉。魏忠賢竊政。生祠遍天下。饒故有閔子祠。撫檄發萬金。新之。改祠忠賢。公即新其祠。乃更設閔子像。撫怒。謂之。公曰。我止知為閔子祠也。會屬令有忤忠賢使者。公庇之。撫劾。令并及公。就逮。已至河。會思宗立。忠賢敗。而止。三年。以內憂去。起補開封。時周藩宗人多暴橫。有校尉淫民妻者。嚴置之法。開封饒大豪。匿巡按署中者多。故例無敢摘發。巡按李按部檄緝奸胥。公廉得諸豪狀。

故不奉。李再詰責。則於按署獲十二人。各伏法。羣寮錯愕。而知州某以奇貧為士民訟。臬司亦心惡之。但以出烏程門事。幾寢。公不可。曰。朝廷為民設官。為宰相設官。耶。窮治不少借。久之。再丁外憂。補歸德公之強項廉潔。其天性也。其在開封也。衣體或不充。郡守有覩其清貧。託疾以門稅屬收十餘日。實以羨餘贈。約得千金。悉還之。再讓終不受。而治歸德也。如開封。未之官。輿吏往迎。其家一飯不能措。至屬令以金求薦者。叱之。又縛大司馬之私人騷驛遞者。五年考最。擬授翰林院編修。沮於陳啓新。改南銓。既召對平臺。黃道周劉理順等交薦。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上言天也。所以不毀者。人為之。維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人之自別於禽獸。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君親。齒於人類者。況東國之軸。天子是毗者乎。苟實之有。而籍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後世得而議之。臣始謂嗣昌不知有君親也。固不敢責以忠孝。真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乃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奪情起復。唐虞三代固未有。漢唐宋皆一統也。即言宋遵禮經而不復起者。富弼劉琪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琪為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忠乎。如嗣昌言。是凡

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先王之典禮。可廢。人類不化為異物。不止。留一嗣昌。生天下不臣不予之心。何如去一嗣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禍。反覆千餘言。章上。思宗怒。以為恣妄。削籍。逮京師。當其時。貪競已成風。公在御史。先是抗疏。刑部侍郎蔡奕琛受賄。為吳中彥關通。又疏南中部曹。一日或受數詞。一詞株連數人。一人之費。少不下數金。甚而數十金。又甚千百金。一詞未畢。生產已罄。以賄猾為訟師。代為虛詞。越告隔屬。提未到官。而魚肉無不至。言極痛切。時弊公既黜。旋值鼎革。居於崑崙山者十年。盜起。歸里築室曰蝸廬。讀書其中。著君臣炯鑒。西銘解。蝸廬詩彙。消閒錄若干卷。又五年而卒。公疾惡嚴。而與民慈惠。之及於民者。於汴如植柳河隄。使無修築擾人。猶指之曰成公柳。而尤善知人。自任饒州。以至歸德。凡三分閩。得士如張昉者。埋照高隱。殆有微契。而又拔王侯服於童子。順治戊戌。公子其範。乃與侯服同舉進士第焉。

徐作肅曰。予於明季所親郡司李。如公之前。蓋有萬公元吉云。兩公潔操。猶人人思之矣。其忠鯁大畧。皆足為國家藉。而各偃蹇。不一大用也。萬之稍稍欲見晚矣。僅以節著。而公卒沮於削奪。嗚呼。賢人之於國運。果有若或符於其數也哉。